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

四時

古詩一首

律詩四十首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

趙次公曰北山移文公于青霄而直上

憶昨歡娛常見

招細馬時鳴金驟裏

鄭印曰驟於較裏於了切○杜修

佳

人屢出董嬌饒

王洙曰嬌饒名姬也朱子侯有董嬌饒詩○汪革曰董妖饒妓名也

東流江

水西飛鷺可憎春元不相見

趙次公曰此句以與見招之後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有願携

之請焉句法則古東飛伯勞等歌曰願携王趙兩紅顏

王趙本東飛伯勞西飛鷺黃姑織女時相見

亦通泉有

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一來

開我愁

蘇軾曰王戎與公破悶開愁

舞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

纏頭

王洙曰唐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爾杜田曰唐書

宴于清元小殿自打羯鼓曲終戲謂八姨曰樂籍今日有幸約供養夫人請一纏頭八姨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戲用取出三百

萬為一局爾師古曰前輩詩云不能文字欲推解醉紅裙甫之戲腦亦使君蓋一弛一張君子之道此亦若戲謹者矣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

王洙曰酒也周庚信謝賜酒詩

曰浮獵

對春開鷗泛已春聲

王洙曰南越志鷗水鳥也在漲海中隨潮上下三月風至乃去蘇軾曰秋昇曰門前

池水已有春色客曰如何昇

藥許鄰人斷

趙次公曰公之不一

子美詩有寒天寒斷秋客之句

書從稚子擎

趙次公曰言文

言以鐵推斷地而得之也

頭趨幕府深

趙次公曰公與嚴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

趙次公曰晉載記姚弋侍求見石虎虎力疾見之師古曰力疾言雖病猶力起坐也

來

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

蘇軾曰王當避地江表徒步唯愁恨中迷無情踪作文字後醉作放步

行更覺老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應未

已四海尚風塵

春歸

趙次公曰此言歸當春時非謂春色之歸也

苔迹臨江竹葉簷覆地花

趙次公曰言花倚簷而覆地也古燕歌行桃抽覆地春花紅舊注謂

地非也別來頻甲子

王洙曰見甲子混泥塗注

歸到忽春華

王洙曰忽輕忽也○師古

曰甫避崔旣亂適東川後復以春時歸草堂見江竹無恙唯落花覆地故下文云別來頻甲子甲子記時節也如甲子混泥塗皆言

歷時之久及歸到草堂後忽又春華也內翰不

倚杖看孤石

蘇軾曰謝安所居有石一株安常倚杖相對吟嘯終日忘歸北齊謝靈運名之為玉笋峯唐柳公權榜其亭曰獨秀峯

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鷺受風斜

余葵曰詩眼在工部有

暑吹而受和風野航拾受兩三人輕鷺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鷺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下前下却非受字不能形容



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  
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

涯王洙曰莊子曰此身王洙曰一醒復醉乘興即歸家

暮寒

霧隱平郊樹王洙曰鮑明遠詩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江淹詩千里何蕭條白石隱寒樹○趙次公曰言雲遮

掩其風令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戍鼓猶長

擊趙次公曰吐蕃之亂至今春尚防戍也林鴉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

雲和王洙曰古詩今日良宴會周礼春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注雲和地名也玄謂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東京賦孤竹之管

雲和之瑟鮑明遠五侯相饒送高會集新豐○趙次公曰漢相置官高會周礼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注地名也以其產良材而中為

琴瑟故後人承用直以雲和便當琴瑟名朱袖紅袖也用字新奇矣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王洙曰孫權傳春水方生門前小灘王洙曰渾欲平一作灘

鷓鴣鷓鴣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趙次公曰二禽見水生而喜公語之以汝曹

俱眼明則公可謂與物交蛇而同其波矣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甚當趙次公曰禁當蜀中俗語南市

津頭有舡賣魚錢即買數條離傍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王洙曰日一作月荒荒一作茫茫○春流泯泯

清師古曰泯清也言其絕清渚蒲隨地有趙次公曰梁簡文帝晚春詩渚蒲凋落村逕逐門

成只作披衣慣師古曰披衣以示疎嬾也常從澆酒生王洙曰陶潛以舊巾漉酒眼

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蘇軾曰全紹獨居一小室前後種松竹窻下列圖史燭香默坐語曰眼前

無俗物然雖病身亦安穩○杜田曰世說嵇阮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阮步兵曰俗物亦復來敗人意則知子美無俗物宜其雖病而輕身也

而輕身也

江皋已仲春

王洙曰謝靈運歌白日麗江皋又詩仲春嘉游楚詞朝馳子馬芳江皋○師古曰皋緩也江岸

上性緩故

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余

蔡謝氏語解或問言動非礼則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礼曰四皆不可易易則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視聽不以我也胥失之矣讀書難字過師古曰讀書但識大義不能逐字細意也對酒壺頻近識峨嵋老石城山在峨嵋

知余懶是真

王洙曰東山隱者

###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

趙次公曰兩句通義紅所日

長唯鳥雀

蘇軾曰周詩山居風暖日長不謝實客俯

春遠獨

柴荆

趙次公曰言無往來

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

鄉

王洙曰一作園歸不得地入亞夫營

趙次公曰此指言長安屯兵乃公之故鄉而為軍營云

夫營在長安其事則文帝單于入寇三分將軍軍棘門灞上與細柳而細柳營則周亞夫之所軍者也

### 春水

三月桃花浪

趙次公曰韓詩於溱與洧方渙渙兮注云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鄭印曰桃花開時水乃漲云揚

花江流復舊痕

王洙曰言復漲也

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

水引

已添無數鳥

趙次公曰古詩寄語故林無數鳥曾入羣裏比毛衣

爭浴故相喧

### 望

國破山河在

王洙曰劉越石云家國破亡潮安凋殘

城春草木深

王洙曰春一作荒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梅聖俞曰花鳥常時可娛之物今觀之濺淚心驚其憂可知

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

戴軾曰王筠久在沙場得家書抵得萬金頗師古曰王筠意思真堪笑知

把家書抵萬金○趙次公曰考此作於天寶十五載之正月蓋祿山反於十四載之十一月至則烽火連三月也

白頭

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王洙曰司馬公曰牂羊墳首正生在蜀言不可久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

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備舉○杜修可曰鮑照行路難云白髮零落不勝簪○蘇軾曰張茂先謂子曰利名熱鎖未遂山林之興短髮搔白渾不勝簪矣史臣不載何也

絕句漫興九首

趙次公曰題名漫興蓋三前之景而漫成耳別無譏刺

眼見

王洙曰一作前

安然愁不醒魚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

深造次

趙次公曰言愁如睡醉而不醒也言即遣花飛去此所以為春之造次也

便覺

王洙曰一作鶯鶯

語太丁寧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

趙次公曰野老公自所也

恰似春

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趙次公曰言方語見陶家桃李以為語而春風相欺吹折數枝

孰

王洙曰一作耐

知茅齋絕低小江上鷺鷥子故來頻啣泥點污

琴書內

王洙曰

更接飛蟲打著人

王洙曰已上皆傷為客見欺○趙次公曰此篇專言

驚也只道實事別無所識○師古曰已上甫自傷為客而為小人見欺也

二月已破三月來

杜田曰詩云別離頻破月容鬢驟催年漸老逢

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王洙曰使有身後名不如及時一杯酒

腸斷春江欲盡頭

王洙曰春江一云江春盡一作白○趙次公曰此王維所謂行到水窮處也杖

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去

蘇軾曰我亦柳絮隨風去

嘯父乃作柳絮云有從其輕薄者飄舞隨風

輕薄桃花逐水流

逐少近有定上此詩亦誤以勢利相交○趙次公曰實道其景別無所識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日在掩柴門

趙次公曰乃然康性疎懶而有七不堪是

也陶淵明歸去來云門雖設而常開

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水昏



糝逕樹花鋪白檀點溪何葉疊

王洙曰疊一作累

青錢荀根

雉子無人見

鮑文虎曰說者引唐人食笋詩云雉子脫錦繡謂雉子為笋贅重雜志竹根有鼠大如猫其声類人

名竹根亦名雉子今按推即雉字字畫小訛爾若以笋為雉子則

鳬雛復是何物笋詩雖以雉子脫繡喻笋非便謂雉子為笋也○蘇軾曰若是推子乃竹根推子為笋云竹根教推子喜無人見揀

送阿洪為早饌阿洪乃葛洪也按洪叔也○趙次公曰是推子子耳西京雜記太液池其間鳬雛推子布滿不實推子性好伏沉

其身小在笋傍難見錄近世本誤作推子故起紛紛之說近世洪寬範以推子為笋名夫既謂之笋根

推子則推子別是一物豈仍是筍耶沙上鳬雛旁母眠師

曰推子說者不一或以為竹留或以為雉雛或以為笋皆非也殊不知子美多借為對偶其語句相混後人多不曉其義推子乃甫

之子宗文也甫有二子一曰宗文文字維子二曰宗武文字驥子如云驥子春猶囁鶯歌暖正繁乃憶幼子之詩也借驥子以偶鶯歌正

似此以推子對鳬雛之類是也甫詩云老妻畫紙為其扇推子戲

船整鈎鈎又云畫引老妻乘小艇晴看推子浴清江又云鄰人有美酒推子夜能除則推子乃宗文也審矣荀根推子無人見此尋

兒不見忽於竹叢下得子遂有此句復何疑乎殊不看下句沙上鳬雛傍母眠以禽鳥猶知愛其子可以人反不如之乎蓋謂

小兒藏於竹邊偶尋不見遂至感物以興已意其理灼然

舍西柔桑葉可拈趙次公曰其葉繁茂可引手而拈之江上細麥復纖纖

人生幾何春已夏王洙曰魏武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不放香醪如蜜

甜蘇軾曰巴子歌香醪甜似蜜峽魚美可鱸

隔戶王洙曰一云戶外楊柳弱嬈嬈杜修可曰宋鮑明遠詩解嬈嬈垂道恰似十五

兒女腰誰謂朝來不作意杜修可曰琅邪王粲云新買五尺刀懸着中梁柱一日二座掌劇於十五

女狂風挽斷最長條

傷春五首師古曰時避寇在蜀作

天下兵雖滿趙次公曰謂廣德元年吐蕃陷京師車駕幸陝春光王洙曰一作青春日自

濃西京疲百戰趙次公曰吐蕃留京師聞郭子儀復長安北闕任羣凶

蘇軾曰除符北闕震蕩羣凶肆威若不誅鋤恐逼洛陽趙次公曰指言程元振魚胡因之徒按史記柳伉蹟吐蕃犯順罪由元振

請斬之以關塞三千里趙次公曰公在關中望東與煙花一謝天下所在有三千里關塞之隔矣

萬重家塵清露急

王洙曰見至尊尚家塵注

御宿且

王洙曰誰供殺一作有

復前王道

王洙曰商之中宗高宗能復前王之道

周遷舊國容

王洙曰平王東遷於洛邑

蓬萊足雲氣應合摠從龍

趙次公曰且言蓬萊幾平蓋言羣臣當尺隨駕易雲從龍

也雲以比羣臣龍以比天子

鸞入新年語花開雨故枝天清

王洙曰一作青

風卷慢章碧

水通池牢落官軍速蕭條萬事危

王洙曰憂時之心切故於萬事未見其安

也鬢毛元自白淡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

離

王洙曰言雖有兄弟而為喪亂阻隔不得相保爾

巴山春色靜北望轉迢迢

王洙

曰巴山蜀山也北望謂長安在蜀之北也○師古曰甫謂憂時之心切故於萬事未見其安也

日月還相聞星辰屢合圍

王洙曰屢合一云亦屢漢天文志五星所行合散犯守凌

歷閏食彗字飛流日月薄蝕晝昭曰星相擊為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星

不成誅執法焉得變

危機

王莽曰天文志南宮南四星名執法中端門。趙次公曰

程元振之焚

大角纏兵氣

王莽曰天文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其兩旁曰攝提魏都賦蓋回內鼎只

纏紫微。趙次公曰京師兵又蒲矣

鉤陳出帝畿

王莽曰西

故曰纏兵氣西都賦云兵纏紫微

煙塵昏御道

王莽曰

耆舊把天衣

王莽曰一云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蘇軾曰楊帝幸維揚朝

帝行在諸軍闕

蘇軾曰漢帝諸軍闕食四掠居

來朝大將

稀

王莽曰吐蕃陷京師天子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譏構莫

朝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王能為文王載呂望事否任彦

昇為肅楊州薦士表隱鱗卜祝藏器屠保。蘇軾曰竊元自古賢

人哲士或抱關擊柝或隱迹屠釣或雜魚熊。師古曰日月相闕

星長合圍言天示變異故盜賊異執法者大將之權也不命將以

氛所纏繞也鉤陳者天子之仗出帝畿言

帝出幸耆舊把天衣言父老皆樂車駕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

王洙曰歸一作通謂傳者不一也

奪馬悲公主登車泣

王洙曰一作哭貴嬪蕭關

迷北上

王洙曰漢武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迷北上一謂東行陝故下句有欲東巡之句

滄海欲

東巡

王洙曰秦始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

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

王洙

一作得無愁紹血霑灑屬車塵

王洙曰晉書忠義傳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

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衛輦飛箭雨集紹被害於帝側血汚御服天子深哀歎之

又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衽侍中血不可去司馬相如諫獵書云犯屬車之清塵○師古曰吐蕃再陷京城代宗幸陝故云再亂

滄海欲東巡言代宗幸陝使如始皇之東巡勞民動衆也敢料安危體言朝廷老臣猶多國體未遽危也豈無愁紹血言艱難之際衛

帝者豈無忠臣義士如嵇侍中者乎

聞說

王洙曰一作道

初東幸孤兒却走多

王洙曰宣帝紀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

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者令從軍也○趙

次公曰此篇聞官軍逃亡之詩却走退却而走也難分太倉

粟

王洙曰漢太倉之粟如腐不可食。趙次公競棄魯陽戈。言其既走則雖有太倉之粟而難與之也。

王洙曰魯陽公與韓濞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曰為之反三舍。胡趙次公曰言戈乃魯陽之戈可以麾戰而反棄之為可謂矣。

虜登前殿

王洙曰吐蕃陷京師也。

王公出御河

王洙曰出奔也。

得無

王洙曰一作忍為。

中夜舞

王洙曰晉春秋曰祖逖字士稚與司空劉琨雄豪著令時與琨同辟司馬州主簿情好姻緣共被而寢中夜聞

雞鳴起舞曰此非惡聲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身軀並起吾與足下相逐中原耳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

旦志泉湧湧常然。但主先吾着鞭。

誰

王洙曰一作宜。

憶大風歌

王洙曰漢高祖作大風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

安得猛士守四方。發沛中兒教之歌。酒酣上擊缶而和之。趙次公曰此又見公之義深矣。師古曰代宗出幸禁軍皆逃。棄

也。難分太倉粟言國用乏也。競棄魯陽戈言兵敗也。英雄之士於斯時豈無觀鯨如劉琨者故曰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言無

人守四方也。

春色生烽燧

王洙曰見悲青坂詩注。

幽人泣薜蘿

王洙曰猶賈者泣於草野。

爾。趙次公曰幽人公自謂也。方春之時而惟有君臣重修德。峰巒此薜蘿之中幽人無如之何所以但泣而已。

猶足見時和

王洙曰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趙次公曰尤見公之經濟矣。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

王洙曰農務田事

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

百年心茅屋還堪賦

王洙曰秋興賦僕野人也

桃源自可

尋

王洙曰見欲問桃花宿注

艱難昧

一作曉

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

趙次公曰蜀郡廣漢郡犍爲郡爲三郡也師古曰蜀吳魏分爲三國故曰三蜀

蹉跎

又六年

王洙曰又一作有趙次公曰公自乾元二年冬到蜀至今乾元七年凡六年矣

客身逢故

舊

王洙曰得嚴公薦舉也

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

王洙曰董京結衣百結衣

遊任履穿

王洙曰東郭先生履穿行雪中着地處皆足迹

藩籬頗無限恣意向

一作買江天

師古曰言江天恣意賞眺不費錢買也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王洙曰石鏡雪山皆蜀中故事已見前注

赤管隨王命

王洙曰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爲

檢校尚書工部銀章付老公翁王洙曰見霧雨銀章澁注。趙次

故云亦管也有垂朱紋豈知牙齒落蘇軾曰李詩有子在江南久不至語其妻曰阿陳豈知我牙齒落落如桑榆倒

景何與子相見耶名玷薦賢中

扶病垂朱紋王洙曰紋古鞍膝也象冕服以章為之曹子建府

也歸休步紫苔王洙曰休沐也漢制五日一郊扉存晚計

王洙曰顏延年側同幽人告幕府媿羣材王洙曰見幕府我

郊扉常畫閑衰暮之詩也幕府媿羣材王洙曰見幕府我

曰衛青傳云開幕府驚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蘇軾曰

浴鷗開水葉戲蝶避風絲其語中淡鄰家送魚鼈問我數

能來

羣盜哀王粲王洙曰見久客詩注。趙中年召賈生王洙曰

解斯校書莊詩注。趙次登樓初有作王洙曰王粲在荆前

席竟為榮

王洙曰賈生對文帝於宣室言鬼神事帝不覺前席

宅入先賢傳

王洙曰先賢傳

載王

才高處士名

趙次公曰以詔洛陽之才子異乎處士矣

異時懷二子春

日復含情

王洙曰二子謂王粲賈誼也。師古曰昔王粲依劉表于荊州思歸作登樓賦子美在蜀依嚴武故以此

之然子美以晚年得嚴武薦檢校工部故比之賈生文帝前席之也

### 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隕岸開林出遠山

一丘藏曲折

趙次公曰漢書班固書曰夫嚴子者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

緩步有躋

攀童僕來城市鉗中得酒還

### 畏人

趙次公曰選詩曰客子常畏人故公得倚以為題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

趙次公曰公所居在萬里橋西

也三年

王洙曰一作峯

落日低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

蘇軾曰

亮性器褊窄才疏無能肉食非我所宜幽棲林泉門逕王洙曰平生心足矣。趙次公曰謝靈運詩買此永幽棲門逕一作逕  
沒從榛草無心待王洙曰一作走馬蹄有心待輪蹄來往。師古曰花鳥逢春皆為可娛但不合客於異方轉使人傷心也三年落日低言為客已涉三年嗟己之衰暮也畏人言避寇也甫自言性褊與物相忤今宜隱居以畏人而戍此縲室殆非功成名遂而身退也門逕從榛草將息交絕遊也

可惜

花飛有底意

趙次公曰謂有甚底事

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

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

鄭印曰過

此意

陶潛解

鄭印曰胡買切酒前號也

吾生後汝期

王洙曰陸潛性好琴酒一撫一五笑詠而已。

趙次公曰淵明所樂詩酒而已公恨不與同時。師古曰陶潛以早悟奔官而歸今甫當衰老而困於羈旅故云吾生後汝期

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綠岸圓

王洙曰楚詞芳菲蕭堂。

趙次公曰言芳菲之圍綠岸而為者也樵爨倚灘舟次公曰言樵爨之舟倚灘

而泊者也啼雀爭枝墜王洙曰飛蟲蒲院遊濁醪誰造汝一王洙曰

酌散千憂王洙曰一酌一作酌酒一云一酌罷人易東方朔曰

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朔曰此謂怪氣必秦獄與也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故云云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趙次公曰為春日所照景象佳麗也泥融飛燕

子沙暖睡鴛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杜修可曰出孟子如火之始然然今

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師古曰北齊陽城公談薺云吳均有才氣當思詩云秋風蕭蕭白木鴈足印

黃沙沈隱侯曰黃沙語大儉均曰亦見公詩云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燃均曰我始欲燃然已印

絕句

趙次公曰或云江邊踏青草乃成都事每以三月三日出郊言踐踏青草故謂之踏青

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杜修可曰唐李綽歲時記云三月上巳有錫宴羣臣於曲江傾都人物於江頭樓飲踏青

### 卽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

王洙曰盛弘之荆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

晶晶行雲浮

王

作一日光

鄭印曰晶晶胡了切○趙次公曰陶淵明詩云晶晶川上平

雷聲忽送千峯雨花

氣渾如百和香

鄭印曰和胡計切○王洙曰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与都梁○蘇軾曰解濟遊樂詩

園云曰烘范氣如百和香煮衣雅然宜數數行

樂○趙次公曰梁孝元帝巴陵詩花氣尽薰舟

黃鵠馬過水翻

迴去燕子嚙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

對瀟湘

趙次公曰雖眼前之山水如不圖而其所述尤只欠少瀟湘爲對止

###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

趙次公曰瀟湘洞庭之景虛映空



如映空而我卧病  
於此不得見之也  
楚天不斷四時雨  
蘇軾曰蜀中夏四時常無晴日梁竑稱為  
漏天古詩地近巫峽長吹千里風  
宋曰巫峽多風○補次公  
漏天經歲雨  
天四時常雨今公沙上草閣柳新閭城邊野池蓮欲紅  
借字以言楚地耳

夏

古詩三首

律詩四首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

王洙曰中街黃道之所經也○薛夢符曰右按前漢書天文志曰有

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極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以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

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而日進而地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月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曰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

趙次公曰楚辭云鬱鬱蒸何由開王洙曰晉天文志夏至極起陽杲杲其朱光

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張景陽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漢書昂卑為天街應璩書曰處涼臺而有炎蒸之煩招魂朱明承夜

注明日也張孟陽朱光馳北陸晡景忽西沉翰曰朱光日也陸士衡功臣頌朱光以渥楚詞杲杲光光上蒼久無

雷無乃號令乖王洙曰易傳當雷不雷陽德弱也郎顗傳雷者其時無歲○趙次公

曰言君令之不時雨降不濡物趙次公曰言良田起黃

埃王洙曰易謂萬物者莫疾乎雨濡滋也○蘇軾曰隋場飛鳥帝時大旱任安曰上蒼久不降甘雨良田黃埃勃起

苦執死池魚涸其泥王洙曰鮑昭苦熱行身熱頭且痛萬鳥隋主薨家婦又曰晨禽不敢飛

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蘇軾曰鮑昭賦上古壘望蒿萊尺目力○沈括曰晉灼曰蒿萊荆棘

幸目至今大河北盡如虎與豺王洙曰言大河之北氏浩皆飢餓相吞如豺虎也

蕩想幽薊

王洙曰幽州薊門綠山境也薊居例切

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

食

趙次公曰蔡炎詩飢當食芳不能食其餘

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

數子偕

王洙曰君子以為傷今思古之詩○師古曰太宗正觀初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房杜王魏之徒皆當時名臣

君臣之間諫行言聽遂使膏澤下於民号令一无乖繆故甫傷今思古而欲與數子偕不可得矣

###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

王洙曰劉公幹永日行游戲江淹別賦夏簟青芳晝不暮葛生夏之日冬之夜言冬夜夏日晝夜之

長時也

炎蒸毒我腸

王洙曰我一作中言熱自中起故毒我腸也

安得萬里風

飄飄吹我裳

蘇軾曰相如夢仙引云悠悠夢到无何鄉天風飄飄吹我裳白瑜琪樹晃眼冷有客引上白銀床○

又曰天色久陰淫雨不止潘章曰安得万里長風掃此陰翳也○趙次公曰陸士衡前緩声歌云長風万里奔也

吳天

出華月

王洙曰傅玄詩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劉休玄芳年有華月

茂林延疎光

王洙曰謝

靈運密林含餘清潘安仁茅屋茂林下○趙次公曰王羲之蘭亭記有茂林脩竹

仲夏苦夜短開軒

納微涼

王洙曰謝靈運不怨秋夕長常苦熱夜短

虛明見纖毫

王洙曰陶潛涼風起將夕夜景

湛虛

羽蟲亦飛揚

蘇軾曰李斯雜感月華滿院寒飛揚羽虫乱

物情無巨細

自適固其常

王洙曰詩罔懼宵行羽虫也

念彼荷戈士

王洙曰詩候人荷戈与投荷下可切

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

王洙曰无方切言荷戈之士久

苦於炎熱但相望而已未能一洗濯也。師古曰兵革以來兩賜失序甫苦於旱熱因觀羽虫夏夜飛揚而適其性乃念彼荷戈之

士執熱而不得一濯君天下者不能推好逸惡勞之心与衆共之豈所謂爲民父母也哉

竟夕擊刀斗

鄭

曰刁喧聲連萬方

王洙曰李廣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至明軍目便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鑊受

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今在萊陽庫中也西域傳片

堠七百餘人五分夜擊句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

也青紫雖被體

蘇式曰韓耀雖青紫被体鍾鼎列前皆非吾所欲也但得衡山一峯笑卧雲間吾心足矣

不知早還鄉

王洙曰李白蜀道難云錦城雖云樂不

如早還家章賢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

北城悲

况復

王洙曰一作裏煩

笳發鶴鶴號

且翔

王洙曰胡刀反。王

促倦激烈思時康

魯言曰張茂先詩煩促每有餘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大暑運金氣

王洙曰暑一作火五行相生以成四時夏火也秋金也金當代火而畏火故金氣伏而火流所以熱

也荆揚不知秋

趙次公曰大暑當作大火詩曰七月流火所以

為七月矣既已七月也而荆揚楚地是為炎方故獨不知秋也

林下有塌翼

王洙曰陳孔章

所憑恃○蘇軾曰王子淵丈夫兒失志如鵬鷃換羽翻豈塌翼垂頭於林下乎○趙次公曰鳥以熱而難飛也

水中無

行舟

行舟

杜修可曰書云罔水行舟

千室但掃地

蘇軾曰李象赤眉盜過千室掃地俱尽也

閉

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蹇

王洙曰蝮蛇毒蛇也往往在人居室中○蘇軾曰宋純嶺南行云蝮蛇偃蹇於道周咨子悲辛而躑躅

空床難暗

投炎霄惡明燭况乃懷舊丘

杜修可曰鮑照結客少年

舊丘○蘇軾曰戴深秋風已動歸思况更懷舊隱林立如此一洒令人心折

開襟仰內弟執執露

白頭束帶負芒刺

蘇軾曰葛叔昨日束帶見人卑折躬揖如負芒刺吾欲裂巾毀冠偃仰林下

接

居成阻脩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

興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

薛夢符曰右按前漢孔稚圭等論曰咸以

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配籍可也又唐權德輿醞藉風流自然可慕

皇皇使臣體信是

德業優

趙次公曰拍乎崔評事必為使也

楚材擇杞梓

王洪曰杞梓楚之良材也薛夢符曰右

按春秋左傳楚令尹子木問声子曰晉大夫与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唯楚有材

晉實用之趙次公曰唯楚有材晉實用之舊注模稜乃云杞梓楚之良材非是

漢苑歸驊駟短章

達我心理為識者壽

王洪曰為一云待孔融附此短章聊伸我心素趙次公曰驊駟所以美崔信

漢苑則漢有天馬之苑識者蓋指評事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



乞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汪華曰寒水玉水精也菰蒲也何

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王洙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瘴雲終不滅師古曰瘴雲乃炎瘴之雲瀘水復西來鄭印曰瀘龍都切

瀘州屬閉戶人高卧蘇軾曰黃起兩中見寶朴朴家貧雨中掄

俱稱賢實夫子兩中歸林鳥却迴趙次公曰人高卧而但睡

高卧的不讓古人也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

踏開張孝祥曰宮中暑月積雪為山取其陰涼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王洙曰魏文帝書浮甘瓜於清泉

拂朝胡將衰骨盡痛被褐王洙曰味空頻趙次公曰

禹翁賜武翁炎蒸景飄飄征戍人十年可解

甲為爾一霑巾王洙曰閱其經寒暑而不得休息也○蘇軾曰

孫約征伐十年不解甲兵○師古曰

未波獨言其賤也身賤而味重併享  
此寧不傷征戍者十年不得解甲乎

#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盧溪父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王洙曰古詩首夏猶清和歟蒸鬱凌其悲

璩書曰處涼臺而有鬱蒸之氣大水森茫炎海接鄭印曰森奇峯碑兀

火雲昇王洙曰碑即元切選詩真雲多奇峯淮南子早雲煙火

趙次公曰賦選狀滔天以森茫思露道暘黃梅雨王洙曰

暑有暘者漢武紀暘死暑中熱死也○趙次公曰暑病曰暘思道

黃印曰暘於敢望宮恩玉井水王洙曰後漢書琅邪有冰井

殿前玉井綺欄○趙次公曰唐制百官賜冰而公不其南書期

不顧王洙曰前漢陳遵嗜酒每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

史大尉侯遵落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

母乃令從從間出去應休硬與滿公談書曰當此之時仲孫不碎

同華之服孟公山陰野雪興難乘王洙曰王徽之嘗居山陰不願尚書之期姑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遙門不前而返曰東顧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

秋

古詩五首

律詩二十首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

蘇軾曰惟舊秋日燕山陰亭云商賈用事金帝特權羊弘云商帝行今草木搖落

餘熱

亦已末

洪璣見範曰末無也餘熱將無也

衰年旅炎方

王洙曰炎方南方也公曰公時在安撫使

地故云旅炎方

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流

杜修可曰梁云辛棄疾要云在午曰亭午

鄰耐人聒晚風爽鳥匿

此語曰鳥匿不舒貌風爽人鳥匿之懷

筋力蘇摧折

薛夢符曰右擬子美曰馬頭金盃所謂鳥匿即鳥巾也

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

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

主珠曰雨師行雨神也退藏不用事也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三二尺走

行如風名曰旱魃所見之國大旱也

園蔬抱金玉無以供採掇

趙次公曰言其苦而難得

如金玉也

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前聖昏焚巫

鄭印曰春古慎字

王洙曰魯僖公欲焚巫而臧文仲止之

武王親救暘

王洙曰武王見暘人王言左擁而右扇之見卅紀

陰

陽相主客時序遞回幹

王洙曰陰陽相推而用事則四時幹流而為寒暑

灑

落唯清秋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

列

趙次公曰言清秋則昏霾一掃空矣塞鴈是時南向之行列不必以熱為念也

歎思紅顏日霜

露染堦墻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

王洙曰弦不虛發中必失音○趙次公曰

此思少年乘寒射獵之事而感數年老也

長鉞逐狡兔突羽當滿月

薛夢符曰右按家語子路

白羽若月赤羽若日○趙次公曰鉞音批韻書云箭也突羽又所少言箭其利奔突而疾故曰突羽當滿月言挽弓之滿箭當其銳

謂之開也薛注所引大非也○師古曰秋月光滿故曰滿月

惆悵白頭吟

王洙曰古吟疾人相和以

新間舊不能至白首也。趙次公曰：祖出卓文君以相如眉妾之故，以其不能至於白首而為此吟。故公借用耳。○張詠曰：此句傷

也。老蕭條游俠窟。下注曰：游俠窟，秦漢以前漢有游俠傳。○註引前漢游俠傳，即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張天資曰：縹

非窟字出如矣。高人鍊丹砂。張天資曰：高人不念將朽骨。王洙曰：前說丹

薛夢符曰：右按抱朴子曰：臨記縣有廖氏，山老壽，後移子孫，軒殘折宅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并水赤

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墀丹砂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又謝府但使丹砂就令億万年，少壯跡頻疎

王洙曰：疎縱誕也。歡樂曾倏忽。王洙曰：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

剪拂。王洙曰：剪裁也。拂拂拭言老醜難可矜飾也。○蘇軾曰：此史盧思道剪拂吹噓長其先賢。○趙次公曰：劉孝標絕交

論言剪拂使長鳴。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

嬰詞筆。王洙曰：周瑜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張華煩促每

已。○師古曰：言甚解於文章也。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

王洙曰上牢下牢皆峽內也名水關開津

也。南中曰与上牢相連荆州記峽江突起最險處山複陡下名下牢關。師古曰水關乃開津也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修水

關必在吳檣楚拖牽百丈王洙曰檣拖百丈皆船上器用也

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暖向神都寒未還趙

公曰楚南方要路何日罷長戟戰戰自青羌連百蠻趙次公

蠻之戰則長戟兩矣舊本作百亦蠻善本作白字極是蓋焉中巴

不曾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王洙曰戍鼓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

王洙曰東流言逝而不反也日微言迫暮

暮也。趙次公曰此寫眼前之意天清小城擣練急王洙曰

景苑轉含蓄道不厭懷感之意不知明月為誰好

者為兼石古細路行人稀王洙曰以商

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

非王洙曰時經喪亂也師古曰百川東流其勢順然也喻天下

日微前京師為賊所陷代宗幸壽州練急謂婦人送征戍之本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火炎蒸師古曰甫詩有元年建巳月如此云七月六

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至德二載甫自賊竄歸謁帝帝長左拾遺

元元也其年七月任華州西北地早寒於七月六日猶苦熱故

食暫食還不能趙次公曰蔡琰詩曰每愁王洙曰一夜中

王洙曰自足王洙曰一作皆是一蝎鄭印曰許竭切○趙次公曰蝎若蠶

其婦也有詩云照壁喜見蝎則每以况乃秋後轉多蠅束帶

發狂欲大叫簿書王洙曰唐書切何急來相仍南望青

於簿書期會

松架短壑

趙次公曰江文通謝光祿郊遊詩風散松架除注云松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架焉

安得

赤脚踏層冰

蘇軾曰馬融夏夜直館是夕蒸燠倍常如坐氍毹中謂同舍曰安得披襟赤脚踏陰山之層冰涉履塵軌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

蘇軾曰王獻之覽鏡見髮顚兒童曰日月不相饒村野之人二毛俱催矣改等何不汲汲為文字陰

渴而不可復得也

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

蘇軾曰切秋燕已如客

蔡伯世曰古詩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將適宋玉燕翻翻而歸蟬寂寞而无声○蘇軾曰張衡寓旅洛汭生計无聊有命駕之心願

梁上鸞曰秋風已至想如客具斯難久留也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

由人何事拘形役

王洙曰歸去來既自以心為形役矣惆悵而獨悲淮南王莊子畧要曰任海之士山谷之

人輕天下細万物而獨往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也陶淵明誰謂形蹟拘也○師古曰甫此二篇詩作於乾元元年至二年

果藥官之秦州

立秋雨院中有作

李泰伯曰此詩在嚴武書院中作



王師曰張景陽詩大火流坤維  
居賦望流火之餘景○蘇軾詩曰

之大候注火心也在  
中最明故時候至也

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

窮途愧知己

趙次公曰指  
嚴鄭公也

暮齒

王洪曰張良願借前箸以籌之左太中壯歲不忙居歲暮常慷慨。杜修可曰言其晚年而得預節度府條謀。

李希声曰甫言曰  
過武廳謀府事

那成長者謀趙以公曰又自謀之

趙次公曰北戶南樓白是當時實事舊注所引徒紛紛矣

趙次公曰言勸  
公待以寬禮

趙次公曰時節清爽乃題所謂立秋日公素有肺疾惟氣爽則少蘇也

主將歸國

王殊曰主將謂敬公也言公還朝秉政曰吾當  
遂歸計也鮑明遠詩六絛三十載復得還舊丘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作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雨西山更催飛將追驕

勇王洙曰漢匈奴莫放沙場匹馬還王洙曰吐蕃常入積石

馬无還○李修可曰春秋僖公公羊云匹馬

奉和

秋風嫋嫋動高旌王洙曰九歌嫋嫋兮秋風洞玉帳外弓

射虜營蘇軾曰賀若弼征可汗夜分勁弓射虜營皆破已收

滴博雲間戍趙次公曰滴博城名欲奪蓬婆雪分城王洙曰

婆娑皆西山地名○趙次公曰蓬婆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王洙曰謝玄暉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

王洙曰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為井宅楚村墟王洙曰東

緒○趙次公曰楚在春秋為亦復

孰從人

一作王洙曰打葵荒欲自

一作王洙曰鋤

蘇軾曰左思曰鋤園葵客問其勤如此左曰去

其猶

盤食老夫食分減及溪魚

易識浮生理難交一物違

王洙曰物不可違其性也

水深魚極樂林茂

鳥知歸

王洙曰見林茂鳥春

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

公曰吾老矣自安於貧病而无它念正以榮華非不美也而有是非焉

秋風吹几杖不厭北

云山薇

王洙曰夷齊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蘇軾曰殷涼晉宣帝兩徵不起里人勸其仕疎曰老子不厭此山薇薇君

其如予何人皆服其量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

王洙曰嵇康書濟類見竟不攻其過又云至為礼法之士所繩疾之

如言又云有入山林而不反之論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

掉頭

紗帽側

王洙曰莊子在宥篇爵躍掉頭紗帽見晉寧紗帽靜注

曝背竹書光

王洙曰竹書古簡冊

也。摘次公曰所謂竹簡之書也暗用却隆曬腹中書也

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

曰蜜房蜂房也。○趙次公曰：稀疎小紅翠。趙次公曰：駐屐近

微香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王洙曰：海賦：波如連山。潜鱗輸駭浪。

賦駭浪：暴風驚波飛遊。○趙次公曰：言歸翼會高風。王洙曰：魚以深為樂而秋水之深則輸寫駭浪。

適與高風會。○李修可曰：張翰曰：如歸翼得高風，翔翔投中。古詩云：翩翩歸鴈翅，更得高秋風。○趙次公曰：乃翼乎。鴻毛遇順風。

義石響家家發。王洙曰：謝惠連：高石擊哀。樵聲箇箇同。

中樵：人常唱大昌歌以弔柳青。每聲闕，即呼柳青，然不知所為也。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

宮。王洙曰：淮南子云：霜神青女。注云：青女，天神。青女，主霜雪。後漢樂府：我官直南宮，家貧無被，帝聞而嘉之，詔大官賜尚書郎已下食，并給帷被。○維為郎而在位，故云爾。

身許麒麟畫。王洙曰：見今年衰鴛鴦羣。王洙曰：公勝。大江

秋易盛，空峽夜多聞。迎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

鄭卽曰解佳  
實切識也

不必作參軍

王洙曰世說郭隆爲南  
蠻參軍上巳日作詩曰

曰千里投公始得一壺府郡得不壺語也○趙次公曰趙壹居漢

中一日兒童作褒音責數曰仲尼之道衰遠夷言語習成風俗乃孛子弟歸中原也

秋興三首

首餘見宮殿門

玉露凋傷楓樹林

王洙曰李密詩金風  
揚佳節上露凋暉秋

巫山巫峽氣蕭森

王洙曰張景陽荒楚樹蕭森曰蕭沙  
公曰巫山以言山巫妙以言水也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

風雲接地陰叢菊兩

一作真

開他日漢

以公曰此可舍  
善而善公於慶州見

菊<sup>上</sup>花者二年矣方叢菊之  
兩開皆是他日感傷之淚  
孤舟

數故園心寒衣處處催

刃尺白帝城高急暮

表寒女衣良工秉刀尺棄我勿共遺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

趙次公曰蓋長安  
上直斗

城也舊本  
南斗非

聽猿實下三聲淚

王綏曰見雨肅奉使虛隨八

月查

上注曰月查

畫省香爐遠伏枕

王注曰見遂昭雲臺

省以粉畫之謂之畫省初學記載雅劭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

解中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炉燒薰以從入臺遠伏枕則遠去

書省香如者以山樓粉堞隱悲茹

王注曰堞城堞也粉謂飾之以為飾之故也趙次公曰趙次公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盧荻花

千家山郭靜朝暉

日日江樓坐翠微

趙次公曰想像扁舟之景如此北信宿漁人還汎汎

舟清秋燕子故飛飛

詩黃鵠飛飛遠匡衡抗疏功名薄

王注曰匡衡傳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遂上疏疏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言多

劉向傳經心事遠

曰劉向傳會切立穀梁春秋微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更生後改名向趙次公曰漢初立穀梁春秋微更生受穀梁講論

五經於石渠公其心事欲如劉向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

之傳經于朝而乃違背不偶也

馬自輕肥薛夢符曰右按文選范曄龍贈張徐州詩田家無雜

玳瑁馬悉輕肥刺蓋照城落傳瑞生光輝又劍騎何翩翩長安三陵間云○蘇軾曰劉萬謂兒童曰若等不見我同學少年皆衣錦食肉計等不力學復何為終身之計耶○趙次公曰五陵衣馬三貴公子也西都賦北眺五陵言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高貴家傑之家所居舊引嚴陵與光武同學何相干耶

### 登高

新添

風多心天高猿嘯哀

王洙曰宋云云天高而渚清沙白鳥飛氣清潘安仁賜風淒急

迴魚邊落木蕭蕭下

王洙曰江賦尋之無邊楚詞洞庭下波兮木葉下又風颯颯兮木蕭蕭

盡長江衮衮來

王洙曰謂不舍書夜故云不盡萬里悲秋常作客

王悲百年多病獨登臺

王洙曰相如多病於茂陵艱難苦恨繁霜鬢

潦倒新停濁酒杯

王洙曰杜甫曰酒一盞倒囊中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盡扇

王洙曰一云藏羽扇班姬歌扇

詩常悲秋風至涼颺奪炎熱棄捐故詩中國情中道也

久客掩柴扉

王洙曰王季龍云有客款柴扉

慢頭時擲

上條曰岳康書懶與慢相成

艱難帶減圍

王洙曰謝惠連願帶准詩昔一知今是非

將軍思汗馬

王洙曰月收京詩注曰趙公曰吐蕃未息

天子尚戎衣

王洙曰見社稷一戎

衣白蔣風颭

鄭元曰說文蔣菰也唐雅曰蔣菰其末謂之蔣胡

殺掣曉夜稀

王洙曰

曰白蔣其草也殺掣攪柳也鄭元曰殺鳥關切亦黑字原凡成切可抑爾雅曰雁何柳

何年減豺虎似

有故園歸

王洙曰王仲宣七哀詩西京亂無家豺虎方滿街南齊謝朓送陸敬輿回首望長安張孟陽七哀詩季葉喪亂起

賊盜如豺虎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

王洙曰書曰秋寒為



客情

王洙曰此二事皆情意之極者

愁窺高鳥過

王洙曰高鳥言東西南北猶得所適

老逐

衆人行

王洙曰老若尚為衆人亦悲時之不與也

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 薄遊

浙浙風生砌

王洙曰柳東連浙浙振條風

團團月隱牆

王洙曰墀墻好團團似明月

遙

空秋鴈滅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墜

王洙曰秋鴈病葉多墜

寒

花只暫香已城添淚眼今夕復清光

趙次公曰公以薄遊之無定見月而

添淚也

###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

鵝費羲之墨

王洙曰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會稽有道士鵝養鵝一鵝鳴求而未能得遂譙朝次命寫就老姥聞

羲之將至意以符之羲之歎息彌日又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往看焉意甚悅因求而道士曰為寫黃庭經當奉鵝明鵝目羲

之欣然寫其龍鵠  
而歸其以為樂  
紹餘季子裘  
王休曰史記蘇秦從季允允道之黑貂裘蘇秦游秦秦不能用於是刺裘色散○趙次公曰戰國策蘇秦仕趙趙王負貂裘黃金使說秦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今云貂餘季子裘言貧如蘇子矣  
長懷報明主卧病復高秋

###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

蘇軾曰孫陽云重到樵溪喬木蔽日村墟故老無一有者

疎籬野蔓懸

青

王洙曰一作素

琴將暇日

趙次公曰言將琴往江村當暇日也

白首望霜天登俎

黃柑重

王洙曰鷓鴣賦肉不登于胡味

支牀錦石圓

王洙曰史記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遠

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燈餘夢子國

王洙曰魚復霜古夢子國

薄楚王宮

王洙曰楚王游蘭臺之宮

草敵虛風翠花林空葉紅年年

小搖落不與故園同

蘇軾曰同素塞上行云八月夜霜變  
白風光豈與故園同陰銓云素川風城

異不與  
故園同

###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增加減

王洙曰射雲連  
詩藥餌增加減

衰疾忽  
在斯

門庭悶掃除

王洙曰陳蕃不事  
一室志掃除天下

杖藜還客拜愛竹

遣兒書

趙次公曰王子猷愛竹凡  
遣兒書則題字於竹上

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

王洙曰蜀之張儀城  
也趙次公曰公將

住於東蜀矣姑寄草堂故  
成都也少城城內小城也

籬邊老却陶潛菊

王洙曰陶潛  
詩采菊東籬

下悠然  
見南山

江上徒逢表紹孟

王洙曰典略曰劉松表紹於同朝三  
伏之際晝夜飲酒至於無知以避一

時之暑故河朔  
間有避暑之館

雲嶺獨看西日落

趙次公曰西  
謂之雲嶺劍門猶阻

北人來

王洙曰阻一作旦言京信尚阻

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

好開

冬

古詩四首

律詩九首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蠟

王洙曰芒刺也。杜修可曰西京雜記漢

元封二年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蹄縮如蠟鮑明遠出自前北行疾用衝塞起沙礫自飛揚牛馬縮如蠟角弓不可張。

鄭印曰蠟千貴切蟲似蠶者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秦

時老翁荆楊客

王洙曰公杜陵人乃秦地也

慣習炎蒸感絺綌玄冥

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

趙次公曰以楚地多熱故也白羽以言扇矣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齒浦

縮補次公曰此言水涸少也寒刮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趙次公曰

楚地多熱故四時麻衣以雪為訝也。師古曰楚地暖從來無雪今乃如水入懷虎豹之類哀號此又足堪記也裁絺綌謂暑暮

猶衣絺綌給玄冥冬神祝融夏神冬夏之交常持羽扇是以知楚地之暖也 楚天萬里無晶輝三

足之鳥足恐斷義和迭迭將安歸王洙曰言陰盛陽弱日不能破羣陰也。蘇軾

曰管寧以雪陰霾謂友人曰吾恐凍斷三足鳥脚寧不吾憂人皆亦色。趙次公曰日中有跋烏注云跋趾也謂三足鳥也義和日

御也以雪而烏斷則義和馭日車失其所歸矣皆以形容雪深之意也

### 後苦寒行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王洙曰世說南州謂之炎方地常溫无雪

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應折玄猿口噤不能

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裂蘇軾曰孔文舉語友人曰今地

軸輾然裂安得東君  
汲海作泥而補之

晚來江門

王洙曰一云開

失大木猛風中夜飛白屋

王洙曰白屋見甘林

詩注

天兵斷斬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

太酷

王洙曰疑殺戮太過也

巴東之峽生凌澌彼蒼回幹人得知

十月一日

有瘴非全歇為父不亦難

趙次公曰時已十月矣而瘴尚未全歇所以為冬候之難也

夜

郎溪日暖

王洙曰夜郎西南夷也健為有夜郎溪

白帝峽風寒蒸裏衣如千

室

王洙曰後漢贊一夫得情千室鳴絃峽俗以蒸裏為節物

焦糟

王洙曰一作糖

幸一

薛夢符曰古按

元微之詩雅尊多則膳和黍半蒸蒸此與蒸裏衣無異燒糟皆荆楚人所食者梓與盤同又抱朴子曰士梓至歲无救朝飢○趙次公

曰以糖為止蒸裏焦糖皆十月一日之事如此一梓史多用此安字書乃俗槃字之真者也○鄭邠曰梓簿官切王注音盤與盤同

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

初冬

垂老戎衣窄

王洙曰垂老臨老也戎衣窄為作笈語

歸休寒色深

趙次公曰時方戌也

以防吐蕃

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

趙次公曰有習池醉陪嚴公出

也山簡在襄陽習氏有佳園池簡曰醉焉

愁來梁甫吟

王洙曰見得兼梁甫吟注趙次公曰公以諸葛亮

自比也師古曰甫云此句其志厭唐室之亂可知

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孟冬

殊俗還多事

趙次公曰公中原人而流落巴夔故指為殊俗也

方冬變所為破甘

霜落爪嘗稻雪翻匙巫岫寒都薄

趙次公曰楚地變故也

烏蠻

王洙曰一作黔溪

瘴遠隨

鄭印曰梁益記雋州雋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蠻

終然減灘瀨

暫喜息蛟螭

王洙曰南都賦潭龍方布蛟螭又云或藏蛟螭趙次公曰水盛滿則蛟螭橫既冬則水日落可

以暫息蛟螭之憂也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

王洙曰周禮冬至日在牽牛影長一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影尺有五寸長短之至

也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後添長一線。趙次公曰漢時宮中鋪工以線量日影冬至至後添一線也舊注所引周礼乃是立表求地中之說非此也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王洙曰

九品服尔金谷銅駝非故鄉王洙曰金谷園銅駝陌皆蜀中故事鄭中曰皆在漁陽。師古曰金谷

園銅駝街皆不及故鄉之樂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華一別永相望王

曰棣華猶兄弟也公前有詩云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

轉淒涼蘇軾曰庾子山云本託詩遣興與詩成反使旅思淒涼

冬深王洙曰一云即日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王洙曰趙次公曰一作矣影言其變態

不常隨所類之影而呈現也寒水各依王洙曰一作流痕易下楊朱淚王洙曰楊朱泣歧路

謂其可以南可以北。趙次公曰王招楚客魂屈原憂愁山澤



魂魄飛散其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調于君風濤暮不穩  
趙次公曰古詩風濤暮不止幾日到蕭湘。薛夢符曰公欲南下以歲暮而未成行也。捨掉宿誰門

###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

鄭印曰十道志雲安在夔州本漢胸

腮縣也

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水舩

蘇軾曰古離別曲百丈牽舩上

水遲郎去瞿塘幾日歸鍾會呼挽舩索為百丈今舟子皆呼之為實故事。趙次公曰百丈者牽舩筏內地謂之宣音彈

未

將梅蕊驚馬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

鄭印曰長安志明光殿在東內

肺病幾時朝日邊

王洙曰明光殿名也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詔

也相如病肺多渴遂卧疾于茂陵。趙次公曰晉明帝云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其後人遂以日邊為帝都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

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

渴長

趙次公曰晉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十六七每至暇日邀出新亭飲宴周顒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李目

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慨然变色曰當共戮力剋復神州何至相對作楚囚泣耶衆收淚而謝茂陵著書乃司馬相如事

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唯聽棹相將

即看鷺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

岸輕輕柳絮點人衣

蘇軾曰張麗華遊園有柳絮點衣謂後主何能點人衣王曰輕薄物試物意也

笑而不答○趙次公曰十二月一日作詩而有鷺子桃花之類何也此義在末句所謂也日一盃難強進者也此蓋逆道其事耳

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盃難強

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歲暮

歲暮遠爲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

王洙曰煙塵犯雪嶺氣也○趙次公

曰此篇全言吐蕃之亂也西山近庚維松上有積雪經夏不消人謂之雪山也鼓角動江城天地日

流血

王朱曰謂多戰鬪

朝廷誰請纓

王朱曰終軍願請長纓以係狂虜

濟時敢愛死

寂寞壯心驚

趙次公曰公自悼其有濟時之志而壯心已消故也

分門集註

邵詩卷第二



謂之日賜與出金銀城曰蜀先王傳取蜀城中金銀錢賜將士愁寂鴛鴦行斷

月之光造鴛鴦之行○趙曰八公言為左拾遺今疏落於外故云鴛鴦行斷也參差虎穴鄰不入虎穴不

得虎子劉安招隱士諒虎豹穴吳志呂蒙欲從軍母止之蒙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趙曰言在夔州乃與虎狼之穴相近也

西江元下蜀趙曰楚人指蜀江為西北斗故臨秦修可曰

直北斗謂之北斗城言瞻望其所不能故自嘆也散地逾高枕夢符曰右按王弼明

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趙曰指言居夔州是閑散之地也生涯脫要津趙

古詩先據要路津脫要津則不在鴛鴦之行也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

容居江表佳門前梅柳幾回見新秋葉故人無音信何也○趙曰言夔州去中國遠為天之一邊也公在夔州凡三年矣故云幾回新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趙曰齊人月令曰凡立春日食生菜不可過多取迎新之意忽憶兩

京梅發時趙曰以紀兩京當盤出高門行白玉趙曰行白

劬漢官儀曰封菜傳纖手送青絲蘇曰東晉李郭立春日命  
憐壇有白玉壇誰人効之古詩云蘆服白玉縷生菜青巫峽寒江那對服杜  
絲盤子寓惠州適值春日書示翟夫子此身未知歸定  
陵遠客不勝悲趙曰言巫峽傍江也寒那  
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元日寄韋氏妹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鍾離曰豫州郎伯殊方鎮京

華舊國移趙曰以祿山之亂而奔移也春城廻北斗郢樹

發南枝洙曰見伯鳥鵲本枝注○趙曰長安城曰北斗城方春

公在長安而妹在鍾離也○卿曰王彥輔云或云郢字誤中以不

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趙曰重紀亂離四

元日示宗武

汝啼吾手戰五羖汝身長

趙曰手戰老病也身長長大也

乎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還柏酒

正曰周庚信

賁酒詩栢酒隨銘至椒花逐頌來梁庾有吾歲盡詩云聊用栢葉

酒且奠五辛盤○尹曰崔是四月月令曰元日進椒栢酒散是玉

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能走相是仙藥進酒次第以年少

者為先故十八卷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

衰病

只藜牀

洙曰管寧家貧坐藜牀欲穿為學不倦

心毛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云禮父母在衣純以青

名慙白首郎

洙曰前漢馮唐以孝兼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

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王仲宣詠史詩曰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顏駟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

見駟厓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為郎向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

丈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陋陛下好壯臣已老矣是以

三朝不遇故老於郎署帝感其言擢拜會稽郡尉賦詩猶落

張平子思玄賦云尉厓眉而郎潛逮三葉而講武

賦詩猶落

筆

洙曰吳質牋曰置酒縱飲賦詩稱觴

獻壽更稱觴

洙曰

潘安仁雅萬壽以獻觴

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

洙曰弟豐在江左無消息

人日寄杜二拾遺

趙曰適於肅宗時為李輔國毀  
趙下除太子詹事未幾蜀亂出

為彭州刺史  
又遷蜀州

高適作

人日題詩寄草堂

洙曰草堂公所結於浣花

遙憐故人思故鄉柳

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

心懷百憂復千慮

趙曰南蕃指言蜀州也宣當成都改為  
南京而蜀在成都之南故云南蕃乎

今

年人

洙曰一作此

日空相憶明年人

洙曰一作此

日知何處一卧

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

洙曰

任蜀州刺史

媿爾東南西北人

趙曰滴勃海人少落魄客梁宋間  
所以引宋句之言蓋初以書劍從

事而至老却遭風塵雖龍鍾為太守有媿於杜公為東西南北人  
也○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則以孔子驢騁比杜公矣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并序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



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  
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  
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珣與  
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  
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

開迸淚幽吟事如昨

洙曰迸淚言不可制也昨言近如昨日也

嗚呼壯士多

慷慨合香高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

匡君略

洙曰鬱鬱不伸貌言有匡君之略不得伸也

錦里春光空爛熳

謂在

居在成都高任蜀人日相憶見寄所以重歎之

瑤墀侍臣已真筓

洙曰時適已三矣。趙曰適為

刑部侍郎散騎常侍乃天子玉璫之從臣今追言其死而真筓也

瀟湘水國勞元龜

趙曰

公今和此詩乃在潭

鄴杜秋天失鵬鷄

蘇曰劉向云父老

期風霜失

于鵬鷄也 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

趙曰以

言其扁舟在潭也

遙拱北辰纏冠盜

洙曰北辰象帝居時

欲傾東海洗乾坤

洙曰思滌

邊塞西蕃最取充斥

洙曰西

也充斥猶

衣冠南渡多崩奔

洙曰南渡避亂也崩奔蒼黃貌

南渡今

因惜之鼓瑟至今悲帝子

洙曰湘妃堯之女也故曰帝子傳

故用潭州事

曳裾何處否王門

洙曰鄒陽何王之門不可曳

文章曹植波瀾闊

洙曰曹植

服食劉安德業尊

洙

劉安淮南王與八公著

長笛誰能

洙曰一

亂愁思

夢符曰

漢馬融傳有雒客舍逆旅吹笛融云京

昭州詞翰與招魂

洙曰昭州敬使君○趙曰杜康云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哀亮追

○師曰自高寄詩已十餘年追思之纔如昨日言時光奄忽也家  
郭指天地間反篇言反報之篇即追酬也夢夢影言有匡君之略  
帶而不得伸錦里指蜀強輝待臣謂高已亡也甫郭杜人今寄居  
湘水傍近龜還而不獲高翔遠舉故云失鵬鵬北辰喻帝坐為賊  
所據故云纏冠盜西蕃充斥言吐蕃縱橫也衣冠指士大夫南渡  
避亂然帝子託言公主諸王亂離飄泊故可悲也覓王門託言漢  
中王賜乃甫所親愛者不可得見甫指劉安皆宗親以此漢中王  
昭州指敬超先善為詞翰可為甫招魂也亂離之際精魂奔散欲  
以詞招之

人日兩篇

彥輔曰前五後七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

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則正旦  
畫雞於門七日鏤人戶上良為此也

元日到人日

修可曰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窮該典籍嘗與友  
論云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

二四百年惟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取書與客曰此東方朔占書  
也歲後八日二日為雞二日為犬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牛  
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日暗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少  
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類秋豈書王  
正月意耶深  
得古人用心  
未有不陰時冰雪期鳥難至春寒花較遲雲

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疎少無勞比素絲蘇曰

蓬首愁搔首稀疎之甚羞比素絲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蘇曰王遇元語弟曰談一笑世俗酒名

之歡豈識文字真樂耶余元日在善化因書此詩二篇與楊太守樽前相葉休隨酒見元

日示宗武注○趙曰四民月令曰元日進椒酒勝裏金花巧耐寒勝曰人日造華勝相遺起於晉

代見賈充李夫人曲云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勝也歲時記人日以七種菜為羹剪綵為花勝以相遺或縷金薄為人勝

以像瑞圖之形佩劍衝星聊暫拔宋曰晉輿服志漢自天子至百官無不佩劍其後唯朝帶晉書斗牛

之問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匣琴流水自須彈宋曰琴有三峽流泉操○趙曰伯牙志在

流水而鍾子期曰湯湯哉舊注所引却是流泉操也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

路難趙曰行路難古曲名言以直道行之無他而不可往也

社日兩篇

九農成德業

朱曰少皞氏以九農為九農正

百祀發光輝

朱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

水土故祀以為社左傳盛德者必百世祀

報効神如在

朱曰謂祭神如神在馨香舊不違

朱曰左傳所謂馨香無譏也

南翁巴曲醉

蘇曰晉初南隱者自號南翁人莫知來歷因社日至眾會上願聽巴

歌乞此一日醉

北鴈塞聲微

趙曰秋時鴈北向矣

尚想

東方朔懷諧割肉歸

朱曰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按劍割肉謂其同官

曰社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曰技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此社日詩所載乃是伏日或云誤使事或云大手筆寓意而已

鮑曰按十二諸侯年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礫狗四門則祠社用伏日此詩用伏日事何疑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

朱曰陳平傳里中杜平為宰分肉其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

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

朱曰一作水

童

朱曰公生於渭北老於江南

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

趙曰公言流落於此故涕

淡在秋風之落也也鴛鴦迴金闕洙曰鴛鴦公卿也。趙曰金闕天子  
誰憐病峽中洙曰公自傷也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洙曰熟食日即寒節也。秦人呼

預辦熟食物過節也。齊人呼為冷節。又云禁煙。

消渴游江漢趙曰自志其病也羈栖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趙曰寒

不舉火而冷食其物故謂之寒食亦謂之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栢邛山路風花

白帝城田曰十道志曰邛山在路陽縣北俗以寒食省墳子美

句。鄭曰裏字志邛州因邛來山為名。宋經注邛來山在漁嘉嚴道縣汝曹催我老回首淡

縱橫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趙曰令節指寒食也。以汝年少未

其心始我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長葛書難得

之今日矣春秋時鄭地今縣隸許州江州涕不禁鄭曰居團圓思弟妹蘇曰李湛中秋日登

仲宣樓仲宣樓在許州語登樓以有平古之恨更值團圓忍行坐白頭

吟趙曰卓文君作白頭吟趙曰卓文君作白頭

###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趙曰其猶食是寒物此為小寒食言之也隱鄭曰於几蕭

條帶鵓冠趙曰鵓冠者隱人之冠也表淑真隱傳春水船如天上坐趙曰

趙曰鵓冠者隱人之冠也表淑真隱傳鵓冠子舊注引虎賁武騎之冠誤矣

魯直言前人詩有水面船如天上坐杜公改一春字而精神炯然

可謂點鐵成金○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少陵此句本從雲卿船如

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去魚似鏡中懸也或以此論少陵

之妙子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

作果何老年花似霧中看尹曰張歆至秦嘆曰老年看花眼

本哉如隔霧數誰於燭下數牛毛也

里脊雲直北至長安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蘇曰何遜  
古道難云直北長安道愁看別離人

寒食

寒食江村路

作殊  
樹曰

風花高下飛汀煙輕冉冉竹日淨

暉暉由父

作誅  
舍曰

要皆去

趙曰要平聲言有  
招要則皆去也

鄰家鬧

曰誅

問一作不違

洙曰別本作閑不違諸家本注云子美父諱閑集中不用閑字後有北斗殷后○蘇曰董學諱至每有錯問不

違人意甚喜得良鄰○趙曰當依問言鄰家之門不遠而受之師曰甫既卜居浣花溪上日與田父野老相狎蕩故有田父要

皆去聲家問不違之語不違者不違其情問乃問實也

地偏相識盡鷄犬亦志歸

一作興。○趙曰：陶淵明所謂心遠地自偏也。

清明



著處繁花矜是

洙曰又云務足

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

豔明眉爭道朱蹄騎驢

洙曰朱達平善相馬魏文將出取馬入達平曰此馬今日死矣

及將東馬惡香齋帝膝帝怒遣使殺之趙曰以朱飾其蹄耳舊注引魏文將乘馬惡香齋帝膝帝怒殺之非是蓋惡香馬性偶如

此耳若公皆然豈不傷人乎公蓋使三壞聖主得賢臣頌曰駕驢膝縣東旦張晏注曰皆良馬名

此都好遊湘

西寺諸將亦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

洙曰伏波將軍馬援征交

壯女子徵側復又繫武陵五溪蠻走

葛強親近同心事

洙曰葛強山簡愛將也

金鎧下

山紅粉

洙曰一作日

晚牙檣揆施青樓遠

黃符曰古按廣韻鑑與燈同又魏鯨魚燈賦寫

載其形記于金燈又郭景純江賦船艦相倚萬里連檣理蒼曰檣帆柱也又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文鵷揚旌柁張揖曰柁也古樂

府劉生詩悲驚樺字孟豪雄道姓劉黃陌通朱邸大路起青樓又張正見採桑詩倡妾不勝愁結東下青樓又古曲青樓臨大道游

俠盡淹留趙曰揆施轉舵也青樓則所校楔之處岸上有之也出古樂府劉生詩大路起青樓紅粉義非當作紅州

古

時喪亂比日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

干戈未息苦離居逢迎少壯非吾道况乃今朝更被

除

朱曰被除上巳也東晉曰周公滅洛邑因流水以泛觴後人相緣因為盛集○趙曰周礼女巫掌歲時被除置俗鄭註如今三

月三日上巳往水上之類唐氣朔大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清明值上巳則被除之義尤明○師曰務足誇多也所謂闢草者正此意也馬援以比衡州刺史也葛強乃山簡愛將以比刺史之部將也古樂府劉生詩座驚稱字孟豪雄道姓劉廣陌緝朱郎大起青樓又張正見採桑詩倡妾不勝愁結束下青樓掩所以正船搖施曰挨牆尾銳如牙故曰牙檣苦難居謂無定居也甫老大工謁侯門俯仰於人非其本生故曰逢迎少壯非吾道

###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

朱曰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註謂季春將出火也故子美引新火

而用也○趙曰唐制清明日賜百官新湖色春光淨客船

羽衝花他自得

朱曰射雉賦有紅顏騎竹我無緣

朱曰郭兒騎竹馬○趙曰繡羽者眼前所見又禽也結花亦是禽之實事也鳥衝花而自得人之不如也紅顏者少年之顏稚子騎馬之戲

我不復然則老  
者之弗始也  
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支亦可憐不

見定玉城舊處

洙曰長沙定王廟在縣東一里廟連岡高七丈俗謂之定王

岡長懷賈傳井依然

洙曰今長沙賈太傅誼廟有井存焉韓愈井詩亦云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墓

上亦曾窺○修司曰盛弘之荊州記曰湘州南寺之陳賈誼宅有井小而深上斂下大狀似壺即誼所穿井誼宅今為陶侃廟種柑

猶有存者東穆之湘州記同此○趙曰定王則長沙定王賈傳賈誼也○鄭曰寰宇記誼廟在長沙縣南六十里廟即誼宅中有井

上方虛靈站焦舉為美食

洙曰事見相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後漢焦舉傳李迂并州刺史太原

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禁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徹一月集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

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夫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預溫食由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新序

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无爵遂去而之綿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死事具在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

為大火之盛故謂之焚火俗傳云子推此日被焚而禁火也

實藉嚴君賈下錢

洙曰見上

鍾鼎山林夕吳天性濁醪麕麕飯任吾年

夢符曰右按酒經曰醪汁滓酒

也。世本曰：儀狄始作酒，膠變五味。蘇曰：梁纓告友人曰：「五斗粟非所欲也，路中有薄田數畝，桑柘蔬園，又數畝，老夫率兒女輩，耒耜紅織，與鄰里往來，獨饔飩飯，任此天年，庶免風波歧路易翻覆耳。」趙曰：擊鍾而食，列鼎而食，富貴人之事也。山林則隱逸之人，雖處貧賤而甘之，則與好富貴者各天性耳。既無盛饌，姑且濁醪麤飯而已。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趙曰：出素問黃帝之言。風曰：或為偏

枯寂寂繫舟雙下浹。朱曰：賈誼傳不繫之舟。悠悠伏枕左書空。朱曰：見上

稽留伏枕，辰及咄咄，正書空注。師曰：右臂既偏，枯書空者，唯左而已。十年蹴踘將雛遠。朱曰：劉向

別錄：蹴踘，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按蹴踘與雛同。古人蹴踘以爲戲。趙曰：成公綏續賦：以鴝鵒之將雛。師曰：十年蹴踘，言軍興也將雛。萬里鞦韆習俗同。朱曰：古今藝術曰鞦韆，遠謂挈子遠遊。

曰：言去則之遠也。旅鴈上雲歸紫塞。朱曰：燕城賦：北走紫塞，爲門。孝

皆紫色。漢塞亦然。故稱紫塞。子美宮池春鴈詩：又有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上有霜之句。家人鑽火用

青楓。朱曰：鑽，燧火。秦取榆柳之火，以順陽行火氣。秦城樓閣煙作驚。朱曰：一作驚。花裏

青楓柳之火，以順陽行火氣。秦城樓閣煙作驚。花裏

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

翁

侏曰風水一作春去○稍曰四句懷長安而嘆其在湘潭也

###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

侏曰野老甫自少陵杜陵也春日潛行曲江曲

西京雜記京城龍華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在秦時為宜春苑漢時為樂遊苑玄宗開元中鑿池引水環植花木為京師勝賞之地遭祿山焚劫

之後荒涼可知也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

侏曰東駢劇譚錄曰曲江他本秦隴州開元中疏鑿為妙境花卉周環煙木明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節江側菰蒲蔥翠柳陰四合

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唐書鄭注傳天和九年注言秦中府火且與力役以攘之文宗因吟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

誰綠始知天寶四年曲江四面多樓臺行宮乃勅公卿之家住於曲江昆明二池起造亭觀詔神策兩軍造紫雲樓綵霞亭山出牌

以賜之西京雜記云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司馬相如弔秦二世文云臨

曲江之隄川蓋其所也關中記云宣帝立廟曲江之北名曰樂遊廟因苑為名即今昇平坊內餘址是也此地秦為宜春苑地在

漢為樂遊苑也憶昔霓旌下南苑宋玉高堂賦霓為苑唐曲地坊南有南宮苑中萬

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鄭曰昭陽殿名同羣隨君侍君

側朱曰李白詩云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謂楊妃也漢成帝趙皇

乃立婕妤為皇后既立后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

中庭飛朱而殿上懸紫自後宮未嘗有焉弟專寵十餘年于寶

對輦曰輦輦云輦前才朱曰一作詞人帶弓矢蘇曰晉宣帝出獵長春

向天仰射雲鄭曰射一作笑一箭一作笑正墜雙飛翼朱曰西都賦招白鵝

下雙鵝又矢不單殺中必雙雙○趙曰按明皇雜錄明眸皓齒

今何在朱曰曹子建皓齒蘭內鮮明眸善盼傳武仲辨賦明盤旋則

之血汚遊魂歸不得蘇曰北齊初大戰累年不解王褒曰吾

暑嘉曰且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朝矣○趙曰公此詩作於至

德二載之春血汚遊魂則天寶十五載六月丁酉上皇車駕次馬

莫賜貴皇時明如自盡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皇幸蜀貴

如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作草一江花豈終極黃昏胡

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荆公集句云欲往城南望城

北此心惘惘君應識又云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云公欲改此二字以合

疑杜詩誤後得荆公善本皆作忘南北或云公欲改此二字以合

已意然公平生未嘗改古人字觀者宜詳此○黃曰南朝哀江頭

暮又聞史思明連結吐蕃入寇欲往城南省家倉皇之際心曲錯

亂忘南而走北也南家居城南

麗人行曹子建洛神賦云觀一麗人于巖之時劉向別

三月二日天氣新朱曰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郎傅縡

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携之水

濱盤洗遂因水以此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如所說便非佳

事尚書郎束皙曰中治小生不足以此知此臣請送其始晉周公城

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行觴隨飲又秦昭王三日置酒何

曲見有金人出捧水心劍曰今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

處立為曲水祠二漢相綠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



治為陽城令。趙曰：晉宋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月三日為期。唐開元中，都人遊賞於曲江，莫盛於中和上巳節。此三月三日所以

水邊多麗人也。舊注所引事為泛矣。王右軍蘭亭曲水序曰：天朗

氣清，惠風和暢，此亦天氣清之謂。秦曰：詩云「方秉蘭兮則知快

游之盛」，已足。長安水邊多麗人。麗，鄭曰：羅敷體。歌曰：高臺多煙

於昭王之前。始都此。梅曰：鮑照無城。賦曰：東都妙姬，南國麗人。熊濃意遠，淑且真。蘇曰：太一仙妃

賦曰：東都妙姬，南國麗人。熊濃意遠，淑且真。蘇曰：太一仙妃

往四方。肌理細膩，骨肉勻。定功曰：此曲盡麗人之容好矣。宋王

理。徐俯曰：本草經。繡，一作畫。羅衣裳，照暮春。洙曰：晉張華

注曰：肌理，形色云。繡，一作畫。羅衣裳，照暮春。洙曰：晉張華

園會詩曰：暮春元日，王羲之蘭亭詩序：暮春之初，會稽山陰之蘭

亭。古詩：披服羅衣，裳南都賦：暮春之禋，元巳之辰，男女煥服，絡繹

續紛。夏倪曰：古詩曰：披服羅衣。麤，金孔雀銀麒麟。秦伯

棠江淹別賦：羅與綺兮嬌上春。麤，金孔雀銀麒麟。秦伯

然金也。頭上何所有？翠微盻禁垂。髮質唇，洙曰：微一作為。背後何所見？珠

壓腰，袂穩稱身。鄭曰：袂，居怯切。鄭玄云：交領文，其輒切。稱，昌



云衣後裙一本蜀作勾初作被非也。師曰：腰初即今之裙帶，綴其上下，繫而不垂，自此以上皆鋪敘麗人顏貌衣裳服飾之盛。

**就中雲幕板房親**。洙曰：班固西都賦云：後宮則殿庭椒房。后之義也。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又以椒塗宮室，亦取其溫煖辟除惡氣。猶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也。師古曰：椒房在未央宮吳樹。

謂梁冀曰：將軍以椒房之重，西都記成帝設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出謂三雲殿第五倫傳：寶蓋椒房之親。曹子建美女篇：頭上金雀釵，腰佩翠琅玕。此指言貴妃兄弟驕盛。

師曰：幕即設幕次如雲霧之垂，故曰雲幕。賜名大國號與。

**秦**。洙曰：唐后妃傳：玄宗楊貴妃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出入宮。

掖勢傾天下，歲給錢千貫為脂粉之費。趙曰：秦號乃玉真之弟，故曰雲幕。板房親也。以長安志考之，號國乃八姨，秦國乃大姨。

並承恩出入宮掖，勢傾天下。舊此示馳之峯，出翠金。洙曰：峯一注以中姨封虢，八姨封秦，封則此示馳之峯，出翠金。洙曰：峯一

大月氏本行國，出一封素駝，注脊上有一封高也。如封土然。今俗呼為素音峯，匈奴傳：師古注：素駝言能負素囊而駝物。蒼舒曰：

校西陽雜俎：將軍曲良翰作馳峯炙。趙曰：此言食之美甚也。西陽雜俎：載食饌之美，有將軍曲良翰作馳峯炙，正以馳背一穴如

峯最。水精之盤，行素鱗。蘇曰：漢獻帝水精盤，盛鮮鱸，賜近臣。

美。水精之盤，行素鱗。○彥輔曰：貞觀中許栖巖遊洞，口賦。

詩曰不假丹梯躡霄漢水精盤冷桂  
花愁晉王廙笙賦舞靈蛟之素鱗  
犀筋厭厭久未下

晉何曾曰食萬錢猶云无下筋刺  
余君平曰西陽雜  
俎云安祿山恩寵莫比其所賜有金平脫犀頭匙筋  
鑿刀

縷切空作坐紛綸刀力有鑿者言割中節也潘安仁西征賦

縷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刀落組羅羅霏霏紅鮮  
紛其初載師曰縷切言切膾如絲縷之細黃門飛鞚不

動塵鄭曰鞚口送切馬勒也黃門師曰前漢西域傳蒲梢龍文魚目

皆有黃門侍郎按外傳號國出入皆乘駿馬使小黃門為御  
符曰右按文選鮑明遠擬古詩戲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師曰

飛鞚言鞚勒御厨絲絡送八珎珎用八物注珎用淳熬淳母炮

豚炮祥疇師曰清熬肝膏也又食醫署掌八珎之齊鮑明遠詩八珎盈

雕俎師曰夢符曰右按尚膳貴戚故以絲絡護衛之絲絡如綈疏也

杜子美稱此以見寵予之隆駱驛為不足道往往在詩云弄璋嬰桃  
枝隱映銀絲籠師曰絲絡者謂天子遣使送御厨食相繼如釋

絲不絕上文言不動塵力知真  
簫鼓師曰哀吟感鬼神  
護天子所賜不敢有所動搖也  
棹歌詩序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賓從雜還實要津師曰

從才用切隨行也。○洙曰：魏文帝與吳質書云：輿輪徐動，賓從無聲。劉向傳：雜還眾賢師古曰：雜還聚積之貌。還徒合反。古詩曰：先

據要路津。○趙曰：此後來鞍馬何遂巡。○余曰：賈誼過秦論：九

進顏師古曰：道巡謂疑也。當軒下馬入錦茵。○洙曰：軒一作道。鮑

出而卻退也。道千旬反。當軒下馬言其氣勢洋洋旁若無人

也。徐鉉贈內詩：忽有當軒樹。○彥輔曰：山巨源詠扇詩：舒心謝錦

茵。○師曰：錦茵謂地鋪錦繡也。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洙

謂地鋪錦繡也。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引

自棲息於此山也。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楚漢武

故事曰：七月七日上於冰華殿齋坐中，忽有一鳥從西方來，集殿

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

鳥俠侍王母旁，江淹詩：青鳥海上游。沈約御書必青鳥。○趙曰：青

鳥應如鸛鵲之類。素養馴熟飛銜紅巾，此止借西王母以青鳥為

使名之。紅巾蓋婦人之飾。如王炙手可執勢。○洙曰：一作絕倫。

勃落花篇云：羅袂紅巾往復還。炙手可執勢。○洙曰：一作絕倫。

慎莫近前丞相嗔。○洙曰：勢一作此。近一作向。元載時委左右

可執卓李鄴薛言勢焰燠灼可以炙手也。帝題之御屏以示時相

按新唐書：楊貴妃智筭警頴，近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兒銘錦國

忠最見寵遇三姬皆美功封韓魏秦三國因寵聲焰震天下每命婦入班姬公主亦不敢就位臺省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認剋四方獻餉結紉門若市然第舍聯巨謂之五家分賜珍奇使者不絕於道時國忠代李林甫為相領四十餘使性豪縱捷給輕便相其心文便使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安祿山嘗奏上國忠大罪二十而國忠亦發祿山反狀故祿山之反以誅國忠為名後從帝幸蜀貴妃縊于馬嵬國忠亦為亂兵所殺爭賊其肉且盡諸子及羣妹盡死。修可曰唐史遺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章氏熱可炙手人咸畏之。李彭曰炙手可熱言門第炎炎也。趙曰炙手可熱言勢焰之薰灼也舊注引代宗時所載用事權傾中外此事在杜公之後非是丞相噴指言國忠而公詩句則後漢桓帝時童謡云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之勢也觀國忠本傳國忠盛氣驕懷百僚莫敢相可否而公之詩直鋪敘二國衣服飲食之盛聲樂賓從之樂而終篇直指丞相之薰灼則公之不畏強禦可見矣。師曰甫有炙手可熱真莫見噴於丞相之句所以戒當世之士大夫無為讒切其黨以取禍害觀詩以頌人美莊姜與申后蓋取其頌美之德今此詩以麗人名篇豈非刺貴妃之黨徒以艷麗之色寵貴乎杜甫深意於茲可見

##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

蘇曰丘豫見庭中花落謂友人曰飛花一片減却春色不越行樂復待何時耶

風飄萬點正愁人

趙曰秦少游有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正使此也

且看欲盡花

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

蘇曰宋亡蒙為南陽守政

善簾參有翡翠巢于堂庾信詩翡翠本微物知愛巢高堂

花

作苑邊高塚卧麒麟

有石麒麟蓋富貴之家西京雜記云是秦始皇驪山墓上有此物也今詩言卧則塚之荒廢矣故公落句有感焉

細推

物理須行樂何用浮

作榮

名絆此身

余曰絆音半馬繫也○誅曰西京雜

記五柞宮西有青梧觀栢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其身各刊其脇為文字是秦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五尺左跗折○師曰曲江舊

時風景頗佳麗為京城勝游自祿山焚蕩之後無復向時奢華是以堂巢翡翠塚卧麒麟一盛一衰其理不常觀此理則人生不可

不行樂矣

朝回日日典春衣

趙曰王元長古意思淡點春衣

每日江頭盡醉歸

誅曰

陳遵日出醉歸

酒債尋常行處有

誅曰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善肅日常醉欠人酒錢人

皆笑之齊治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貸人生

七十古來稀珠曰古詩人生不滿百常懷千穿花蛺蝶深

深見珠曰一作點水蜻蜓款款飛司馬遷云刻其款款之遇傳

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趙曰馬小詩春口詩

處邊公參用之焉言相與賞罰莫相違矣此豈語同舍郎乎

###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趙曰苑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花北

水精春珠曰一作宮殿轉霏微趙曰宮謂之水精宮今以水

桃花細逐揚花落珠曰一云桃花黃鳥時珠曰一作兼白鳥

飛蘇曰古倚欄曲云紅雨亂和春兩落白鳥時兼黃縱飲久判

人共棄鄭曰判普官懶朝真與世相違吏珠曰一作舍情更

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拂衣朱曰謝玄暉復叶滄洲題古樂府老大徒悲傷○蘇曰正雲年

未老大日轉悲傷流離洛陽未遂拂衣之志○師曰縱飲以判人共棄甫性放誕與世相忤為人所棄故縱飲懶朝无復顧惜蓋任真如此然為薄官所繫不遂滄洲之期至於老大悲傷不能拂衣而去也後洲神仙之境

###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趙曰言芙蓉苑之牆也江亭晚色靜年朱曰一作天

芳魯曰沈休文二月三詩年芳俱在斯林花看雨燕脂朱曰一作文落水荇牽

風翠帶長朱曰荇水草也相連而生故如翠帶龍武新軍深駐輦朱曰開元

折左右羽林軍置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芙蓉別殿謾焚香朱曰芙蓉城連曲江○趙曰言

駕深駐曲江不復幸芙蓉苑則別殿焚香為謾耳何時詔朱曰一作重此金錢會蘇曰開元別記

明皇與妃子在花萼樓下以金錢遠近為限賽其元纒于也者以金觥為賞今里巷皆效之諺曰卓親○趙曰劇談錄載開元中都

人游賞曲江盛于中和上已節即賜宴臣僚會于山亭暫朱曰一作爛賜太常教方樂推此則所謂金錢會者賜金錢為宴也

醉佳人錦瑟旁

薛曰右安李商隱詩有錦瑟篇其詞曰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或云是美人名

趙曰醉佳人傍者賜太常教坊樂也樂器則自有錦瑟者寶瑟瑤瑟之謂也○彥輔曰崔灝少年行曰可憐錦瑟箏琵琶玉堂清酒就君家○師曰唐舊史百信志左右龍武軍注太宗選飛騎之尤驍健者別署百騎以為御衛之備武后加置千騎中宗加置萬騎分為左右營自開元以來與左右羽林軍名曰北門四軍開元二十四年改為左右龍武軍按名諱莊改莊周為嚴周漢安帝父諱慶改慶氏為賀氏隋書易虎為武以唐始祖諱虎稱琥珀為武珀白虎為白武之類龍武軍本龍虎軍蓋避唐諱也開元天寶遺事云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擲金錢為戲又西陽雜俎梁時荊州掾為雙陸賭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時新收京宮殿焚蕩故駐輦于此回想舊時焚香於芙蓉殿安可得哉故末句有何時詔此金錢會錦瑟言瑟彩繪其文如錦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  
鵲鵲鵲滿晴沙  
自知白髮非春

事

謝曰歸去來賦云農人告予以春將有事于西疇○趙曰春事嬉遊賞翫皆年少之所宜故白髮則非春事矣舊注引歸去來

有事于西疇非是

且盡芳樽戀物華  
近侍即今難浪跡

魯曰近侍謂為拾遺



此身那得更無家

趙曰公平昔放浪今為近侍故難浪迹也前此一身轉徙賊中寄家鄜州當有詩云无家

對寒食今既復聚故喜而云云

丈人丈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曰

邵平種瓜青門號邵平瓜。師曰青門長安城東門末章勉鄭八出仕未可遽隱

###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領白

洙曰潘安仁秋賦與班鬢髮彪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

花蘂亞枝紅歌

倒衰年發招尋令節同薄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有

喜留攀桂

洙曰劉安招隱士云攀援桂枝聊淹留

無勞問轉蓬

洙曰昔植詩轉蓬離本根

袁陽源詩延知古人所以悲轉蓬

###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

師曰受之當有名也則賜之也豈可无名乎賜之无名是濫賞也

端午被恩

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

師曰自天謂賜從天

子當暑暑看來清意內稱長短殊曰一作明。趙曰蓋言天子之意內又無量羣臣身材長短而賜之此所以荷聖情也。師曰言長短皆稱意足見君恩之重。終身荷聖情

###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

殊曰牽牛織女皆星名也。蘇曰焦林天斗記云天河之西有

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織女萬古永相望。鄭曰武七夕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曰織女。

誰見同神光意

殊曰一作竟

難候此事終蒙隴颯然精靈

合

蘇曰東海記神龍交即風濤颯然精靈符合水為之軍

何必秋逐通

殊曰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兩

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少年夜者感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奔非正白氣有光曜

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乞願乞富壽又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言之亭亭新粧立龍

駕具曾空

修可曰南齊謝朓七夕賦云回龍駕之容裔言織女之渡河也

世人亦為爾祈

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

鄭曰解

白屋達公宮

趙曰白屋貧人之室

如周公下白屋之土公宮公侯之家也出左傳有睡夫胡堂殿

守於公宮。鄭曰白屋草舍也以白茅茨覆故云

鳴玉淒房櫳鄭曰盧曝衣遍天下七月七日曝衣時南阮富

所曝皆錦繡北阮貧乃立長竿標大布曳月揚微風蛛絲小

人態曲綴作綴瓜果中樓穿七孔針於中庭以乞巧有喜子

網於瓜上則初筵瀼重露鄭曰瀼乙日出甘所終嗟汝未

嫁女秉心懣懣精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蘇曰

精力竭於機杼尚不能支持西比之費倉庫日耗減矣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

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

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趙曰公以君臣比夫婦之義也君臣

容之矣為婦者可不慎乎蓋因織女每歲有期為不可亂則為人女為人婦者當慎守至公之戒也方圓苟齟齬

鄭曰上壯所下偶許切不相值也丈夫多英雄朱曰一云勿替丈夫雄○夢符

納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趙曰：凡相背矣，則固齟齬而方納矣。婦人女子一有齟齬，為丈夫者豈能容之？此人之常情也。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師曰：詳味此詩，記意牛女東西間隔，必無融合之期。孟子云：「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此人之至情也。雖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臣之事君，苟不以其道而進，何異於踰牆相從乎？詩二之日，鑿冰冲冲，又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桃華於仲春，以詎昏姻之時未嫁之女，秉心於鑿冰冲冲之月，以禮防閑，如法律然，竭力幾行，無故不出外閭，豈有私相會合耶？譬如君臣相去咫尺，非其義則不相從，契合必以道也。況夫婦之間，其可棄禮法為私會哉？始或不恭，終則乖睽，故云「恩始夫婦恭然」，小大各有期會，要在至公，無私邪也。丈夫英雄之氣，苟非君臣道合，殆若方鑿貪納了，不相入。兕牛女之東西，乎是以用云神光意難倏，依此事終蒙矚曾空，天有九重也。祈請走兒童，謂乞巧也。自小民上至公宮，隨家豐儉，設果饌以祀之。鳴玉妻房，繼小則厖夫，翊敬於堂殿內，則婦人鳴佩玉於房帷竹林，七賢傳舊俗以七月七日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謂佳人粧飾於風前月下，乞巧荆楚歲時記：七夕穿七孔針於中庭，有蟄子羅於瓜果上，則以為得巧。白露零，全日出，方罷此人間舊風俗也。

# 九日寄岑參

彥輔曰：此詩言君為茲邪所蔽，而賢人幽憂。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所向泥活活鄭曰一作浩浩

詩北流活活謝靈運活活夕流駛○趙曰活活思君令入瘦

活雖云水流聲而泥之深多則行為有聲也

古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又詩思君令人老軒車又向遲沉吟坐秋夜西軒飯

一作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蘇曰王述子

阻長哉云暮矣難為相就○趙曰此所以懷公生也生稼穡不可救蘇曰楚深秋潦淫常民有憂色稼穡不可救飢歲

任昌叔本作平極是蓋詩云吁嗟乎騶虞取此三字用也尚書海

隅蒼生注言蒼蒼然之生草木也閑草木而嘆之以為苦兩稼穡

已損為不可救也安得誅雲師蘇曰雲師名屏翳唐雅在雲師謂之豐

尺刀誅雲師疇能補天漏蘇曰以雨不止郭泰曰補天五色石

掃除陰氣大明韜日月蘇曰晉封霍平大明○

所憑○趙曰蜀有地名漏見乎晝月不見曠野號禽獸趙曰惟淫雨淋注則禽獸無所

君子強逶迤

鄭曰上於危下余支切

小人困馳驟

趙曰以兩淫於上泥

馬亦強逶迤而已小人艱於行李之往來故困馳驟止公維南之語法字書本亦作委地自得之貌楚辭載雲旗兮逶迤

維南

有崇山

彼南山詩節

恐

與川浸溜

趙曰前漢書有云泰山之溜可以穿石句

之意則憂君子之改節也

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

冰曰陶淵明雜詩采菊東籬下

悠然望南山魏文帝布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為陽數而日月止惟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

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於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淳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

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趙曰此又言不見岑生也。饒曰簡文帝九月詩是第強勢數言紛披

者暗

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

冰曰謝惠連雪賦酌湘吳之醇酎西京雜記漢制宗

朝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醕酎晉侯駉酒賦醇酎秋發宣十五生傳秋嗜

酒二也。鄭曰酎直救切醇酒也

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冰曰詩采芣采芣耳不盈頃

筐又然朝采藍不盈一擔言心有所憂而不在所采也岑生何由而免憂乎。趙曰以不見岑生意緒無聊采之不能多也。而曰

詩人主文而謫諫觀甫此詩多託意於苦  
兩不直斥當時事以意逆志斯得之矣

### 九日曲江

綴席茱萸好

洙曰風土記俗於九月九日折茱萸更房以挿頭言辟邪惡

浮舟藟藟表

蓮莖為茱萸為荷拉為藟藟實為蓮根為藟

季秋時欲半

洙曰一作百年秋已半

九日意兼

悲江水源曲

填曰西京雜記以水源屈曲故謂之曲

荆門此路疑

洙曰桓溫

從事於龍山孟嘉落帽龍山在荊州門外

晚來高興盡搖蕩菊花期

洙曰陶

無酒折菊花盈把至晚王弘送酒遂醉而返○趙曰此言是日之晚在山江賞詠之興已盡則菊花期約又在明年矣高興盡乃王

子猷所謂興盡而返之義○師曰甫云此路疑疑其風景與曲江相若也搖蕩猶云飄蕩恐復飄蕩不得與菊花相期也

###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甫

今日潘懷縣

洙曰潘岳自河陽轉懷縣

同時陸淩儀

洙曰陸雲出補俊儀今縣居都會之

委要為難理雲到官肅然坐開桑落酒

洙曰出說桑落河多美酒○藟藟桑落何出馬乳酒羌人蒹葡萄壓之晉

宣帝時來獻九日賜百僚飲焉更信有從蒲州來把菊花枝

使君乞酒詩亦云蒲城桑落酒霸岸菊花天

至乃王弘送酒便飲醉而歸○趙曰有劉隨若善造酒熟於桑落

酒詩曰蒲城桑落熟霸岸菊花秋舊注引此說及陶潛事非是

天宇清霜淨洙曰言氣公堂宿霧披洙曰宿霧見樂廣曰

宿霧披言每登公堂始披宿霧披開晚酣留客舞鳬鳥共

差池洙曰王喬為鄭令旦望必入朝每至即雙鳬飛來帝令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趙曰言舊時

擁更登危洙曰風俗記九日登高以儀災厄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九日五首闕一



重陽獨酌

宋曰一云少飲

盃中酒抱病豈

宋曰一作起

登江上臺作樂

於人既無分

宋曰張景陽七命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酒名也○趙曰公病肺斷酒

雖酌而竟不飲也張華輕薄篇

曰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

菊花從此不須開

宋曰荆楚歲時記九

日登高飲菊花酒

殊方日落玄猿哭

宋曰後語宋玉曰子彈不見其玄猿乎○趙曰峽中多猿古歌巫山

長佳帝三聲淚霑裳

舊國霜前白鴈來

宋曰漢武太子婚得白鴈於上林以為費

○翰曰筆談北方白鴈似鴈而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

弟妹蕭蕭條各何往干

戈衰謝兩相催

宋曰干戈與衰老相逼也

舊日重陽日傳盃不放盃即今蓬鬢衰改但媿菊花開

宋曰愁見節物也

北闕心長戀

宋曰北闕帝都也○趙曰不忘君也

西江首獨迴

重賜朝士難得一枝來

宋曰唐制九日賜宴乃采萸

舊日與蘇司業

源兼

隨鄭廣文

凌

采花香泛泛

宋曰一云紫萸

坐

客醉紛紛野樹歌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具漢珠

言蘇鄭俱亡而已又流落西北有孤雲珠曰魏文帝西北有浮雲○孝祥曰唐狄仁傑

授并州以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觀舍其下瞻懷久之雲移乃得去

故里樊川菊珠曰樊川在杜曲登高素澹源珠曰源所簡切澹水也他時一

笑後今日幾人存珠曰言節物依然人事更變也巫峽蟠江路終南封

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珠曰巫峽終南相去萬里於流落之際而又伏枕則

羈苦可知矣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樽珠曰休休丈真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佳

辰對珠曰一作帶羣盜愁絕更堪論珠曰當安此危存斥道路阻絕於異鄉逢此佳節固多愁度也

###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珠曰非昔日遊賞之地也老翁難早出賢

客幸知歸舊采黃花賸鄭曰賸石證切亦作剩○梅曰賸有餘也新梳白髮微

謾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蘇曰王子敬中過魏公墳忍淚

制止也

###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

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蘇曰素休曰近幾子胥朝廷在吾醉眼中矣兵戈與

關塞

趙曰兵戈必言戰關塞以言成中時吐蕃之亂既與之戰且有防守也

此日意無窮

### 九日奉寄嚴大夫

趙曰時嚴武歸朝以御史中丞進為大夫故云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

趙曰謂嚴武充明皇肅宗山陵

橋道使也

何路出巴山

趙曰公自言也蓋公時方在梓州客厭倦而欲出耳

小驛香醪嫩重

巖巖細菊班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

趙曰公遙想其簇鞍馬而回首白雲

以望之此嚴武所謂仕二見憶者謂此也

巴嶺蒼杜二見憶

嚴武作

卧向巴山落月時

趙曰拍言杜公也

兩鄉千里夢相思

趙曰嚴與杜各在一

鄉相去千里而夢想之也

可但步兵偏愛酒

洙曰阮籍聞步兵厨多美酒嘗入善釀求為校尉

也

知光祿最能詩

洙曰謝光祿名莊字希逸所著文章四百餘首仕至光祿大夫

江頭赤葉楓

愁客

洙曰楚詩湛湛江水兮有風

籬外黃花菊對誰

趙曰亦以問杜公也使踴明采菊東

籬下

跋馬望君非一度

趙曰蒼杜前篇簇鞍馬之語

今後秋鴈不勝悲

薛曰此詩洪亮範謂之骨今蘇李驪見十九卷題省中院壁注

九日

去年登高鄴縣北

洙曰東蜀有鄴縣

今日重在涪江濱

趙曰射洪江也

鄭曰襄子記江左在縣西二百里沈曰蜀有涪州以涪江得名

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

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鬱鬱為客路難休慙常傍人酒

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洙曰憶明皇太平之明

也。蒼舒曰子美傷時憂憤發為辭章指陳得失莫不切至而此注謂不敢明指嗚呼謬哉。趙曰驪山在臨潼縣即明皇之華清

宮也。洙曰驪山明皇遊幸之地

###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洙曰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興來今日盡君歡羞

將短髮還吹帽洙曰孟嘉九日為風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趙曰借李下不正冠

也藍水遠從千澗落洙曰三秦記曰藍田有川方三里其水北流出銅鐵玉石玉山高

並兩峯寒洙曰前漢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晏曰玉山與秦山華山峙立故云高並兩峯寒明年此

會知誰健洙曰一作在。蘇曰所瞻元日會親友曰人生如風中燭樽酒何必拒其滿不知明年今日再開此會誰

是強。卒洙曰一作健者醉作再把茱萸子細看夢符曰右按西京雜記武帝宮人賈蘭佩茱萸食餌飲菊酒

○余曰冷齋夜話云詩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云云

絕句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

夢符曰右按玉燭寶典禮夏至小正十有

一月王符又沈約宋書曰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無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甫稱小至當謂是也或曰陽為大陰為小冬至

陰極故曰小至春秋元命苞曰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道宋均曰冬至陽用事歷春至夏百八十二日八分之五而陽道成也孝經

援神契曰冬至陽氣萌

刺繡五紋添弱線

鄭曰刺七迹切

吹葭六琯動浮

灰

宋曰續漢書以葭莩灰實律之端按歷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通以六律也

岸容待臘將舒柳

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

宋曰左傳分至啓閉以書雲物教兒

且覆掌中杯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並省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

朱曰一作出

鵲行行餘神也

列○余曰唐上官儀傳造羽鵲鷺

欲知趨走傷心地

朱曰此言為華掾趨走參謁郡將也

正想

氣氤滿眼香

朱曰絳爐香煙

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

裳

道曰東方未明篇顛倒衣裳○師曰言行之遽也

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

一線長

朱曰一云口日愁隨一線長

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景添一線○蘇曰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授日

之長短冬至後日景漸長比當日增一線之功黃魯直云此說○趙曰至日影長繡工添一線也

憶昨逍遙供奉班

趙曰唐拾遺掌供奉諷諫

去年今日侍龍顏

朱曰

漢高祖隆準而龍顏

麒麟不動爐煙上

蘇曰漢武時月氏進七寶麒麟爐百和香續絃膠

孔

雀徐開扇影還

蘇曰孝明時南蠻進白孔雀尾扇○趙曰麒麟者香爐之狀也孔雀者扇中所畫也以言

至日受賀之儀

玉几

朱曰一作坐

由來天北極

朱曰周禮王左右玉几

朱衣只在殿

中間

孝祥曰言拾遺只在殿中間與侍從史同立所謂立鵲頭是也

孤城此日堪腸斷

趙曰

外不得預朝賀而懷之耳故有鴈之嘆愁對寒雲雪滿山朱曰舞鴈賦冰塞長河雪滿羣山

###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卿曰泥乃計切江水形容

吾獨老朱曰岳原放於江潭形容枯槁天涯朱曰一天邊風俗自相親朱曰陸士龍脩路無

窮迹井邑自相惜百城名異俗千里是良隣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

朝來散紫宸朱曰西征賦飛翠綬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心折北時無一寸

朱曰別賦使人意奮神駭心折骨驚路迷何處見朱曰一作是三秦朱曰項羽立三秦王

###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

草朱曰萱草乃忘憂草今俗云萬年韭雪霜不凋漏洩春光有朱曰一作是柳條縱酒

欲謀良朱曰一作長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朱曰紫宸殿也○鄭曰紫宸殿在宮中



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橋正殿口脂面藥隨恩澤奉管銀器下九

霄洙曰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及賜宴○趙曰唐制臘日賜脂面藥奉管銀器所以盛之也○定功曰太平御覽載盧公家範

凡臘日上澡豆及頭膏面脂口脂

杜位宅守歲鮑曰天寶十年辛卯時年四十歲在京師杜位宅守歲是以有四十明朝過之句

守歲阿戎家鄭曰阿烏葛切○洙曰王戎字濬冲少居籍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與戎父渾為友戎年十五隨父

渾在郎舍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洙曰周父然後出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棊盤已頌花洙曰周

旦詩擷花逐頌來○蘇曰周處風俗記正易豫旦楚人拜壽上五辛盤松栢頌椒花酒盞簪喧擲馬

古詩老驥伏櫪列炬散林鴉四十明朝過趙曰公於天寶三十九歲冬預

明獻明年三大禮賦表云甫行年四十載矣當強在飛騰暮景

之年官猶未定宜其感戴之切故曰四十明朝過也蘇曰徐昉真是傲逸之士誰能拘束於俗禮爛

斜誰能更拘束也乃長揖而去沈亞之陳長皆嘆美不已醉是生涯

千秋節有感二首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

朱曰唐玄宗紀上以降誕日為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僚表請以每年

八月五日為千秋節三公以下獻鏡及史露囊

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

編生日龍池暫劫灰

趙曰唐六典注興慶宮池即玄宗龍潛舊宅所居此宅東有舊井忽湧為小池

常有雲氣或黃龍見其中至景龍中其池浸廣遂鳩洞為龍池焉○梅曰蓋符命之先也○饒曰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有外

國胡道人云此是天地劫火之餘

相川新涕淚

朱曰二妃涕淚灑竹成斑○趙曰公自言其身之所在而感泣

者也舊所引謬矣

秦樹遠樓臺

朱曰謝玄暉銅雀詩縹緲井幹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井幹

樓也○趙曰公言去長安之遠遙望其樹與樓臺俱不見也舊所引非是

寶鏡君王臣得金五萬

國迴

逸曰金吾將軍掌禁衛者

衢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蘇曰沈炯票泊未歸搔首

歎曰今天下只一海海弟妹分散唯獨哀白首余生恐投死無地○趙曰淮南子曰聖人之道其猶中衢而致樽邪今公所言則謂

當時賜宴之酒羣臣皆得諸飲正如衢樽也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宋曰西京賦會仙侶戲豹舞

羅白虎鼓瑟蒼龍吹簫○定功曰宣室志云唐玄宗夢仙子十餘輩御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

○趙曰鄭榮開元傳紀云云玄宗謂高力士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予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之音非人間所聞也吾歸其

曲凌楚動人杳杳在耳力王母獻宮桃宋曰見九重春羅襪

紅蕖豔趙曰言官人也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又迫而察之若芙蓉出綠波金羈白雪毛

宋曰曹子建白馬飾金羈連綳西北馳舞階街壽酒宋曰舜舜干羽于兩階劉公

眉走索背秋毫宋曰西京賦躡九劍之揮霍走止聖主他年

貴趙曰追念明皇之昔日也邊心此日勞趙曰言今在邊遠之地而感望也桂江流向北

滿眼送波濤趙曰以見公北望長安之切矣

晝夜夢附

古詩二首

律詩二十一首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

洙曰唐詩綢繆云今夕何夕見此良人章孟調諫詩歲月其徂年其逮者○鮑曰謂

除父若曰歲月其徂同冬可耳拍今夕為歲徂其除夕明矣○彥輔曰詩曰歲聿云暮王逸九歌注非歲徂盡更長

燭明不可孤

洙曰宋玉招魂娛酒不發沉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鏤錯些趙曰孤乃孤負多孤李陵書陵雖孤恩漢亦

負德是也○師曰今世誤多用辜字殊不知辜乃辜罪之辜而非孤負之孤咸陽客舍三事無功

曰梁吳筠詩君不見長安客舍門

相與博塞

洙曰一為歡娛洙曰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

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管子曰秋行五政一曰秋禁博塞也莊子

問穀奚事博塞以遊塞先代反○師曰漢書馮陵大叫呼五

白

師曰五白即今之骰子李白詩有連呼五白行六博謠古人用六隻骰今人亦然

袒跣不肯成梟

盧

洙曰一作牟招龜曰崑崙象梟有六博分曹並進猶相迫成梟而牟呼五白晉制犀比費白日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博蒲

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憤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

因後世木久之曰老兒試為將者說布四子俱黑其子子捷捷來  
定裕焉聲喝之即成盧殺意殊不快也梟勝也借勝為年五白博

也盧勝之名也韓非子載臣情對齊宣王之語曰博者貴梟又梟  
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博蒲寶危坐誓之曰世言博蒲有神若富貴可

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祖跳大叫曰惜曰惜曰云寶拜而受賜

師曰梟盧博采也如今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

良圖趙曰如劉裕劉毅慕容寶等皆一壯英雄猶如此蒲博則  
今夕邂逅相遇未必非良圖所謂良圖則毅裕以下成事

寶以卜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僭石輸百萬

富貴也宋曰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僭石之儲擲蒲一擲百萬  
共舉大事何謂无成前漢蒯通傳寸僭石之儲者關卿相之位應

劭曰齊人名小僭為僭石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僭者  
一人之所負僭也楊雄傳家无僭石之儲鄭曰僭都甘切僭同

說文負荷也師曰詩言及此蓋以博奕者出之所成以爲不美  
之事甫以客舍撒笑无害於理孰謂非良圖乎僭石言一僭石儲

無僭石家至貧也劉毅家无僭石一擲百萬其志已見於布衣窮  
時及後舉大事无不如志由此推之入之志量其可已耶甫貧賤

中雖有大志觀自言致君堯舜上其志可見又云此意竟  
蕭條奈何時命不利此所以有喻乎祖跳不肯成梟盧也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  
低仰看明星當空大朱曰明星夜半則見庭前把燭噴兩炬峽  
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解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

補曰清旭清朝也江賦視秀稜於清旭楚宮則楚王之宮也

霜空萬嶺含

野人時獨往

趙曰朝未有行人故野人時獨往耳

雲木曉相參俊鵲無聲

過飢鳥下食貪

蘇曰是鵲仰看飛鳥先聲而下者飢鳥過者俊鵲乾巢而下者飢鳥病身終不

動

蘇曰西方北華尊者國王三召不來使人又召曰如不來王當斬爾爾者曰斬即斬吾身終不動王聞而異之加礼焉

搖

落任江潭

朱曰陸士衡載翼江潭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

趙曰善本作浦帆帆音夫聲分韻書亦收矣后處晨朝之聲思

江浦之中其帆起發而郊居之家以冷而未開其扉也

村疎黃葉墜野靜白鷗來

潤休全濕

夢符曰右安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趙曰休罷也言礎石之潤經夜稍乾而半濕矣

雲晴

欲半迴

趙曰言朝既晴雲齊其宿雲半斂而迴去也

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

洙曰江淹山雲潤注礎○趙曰使三都賦之雷奔也

### 晚

杖藜尋晚巷炙背近牆暄

洙曰嵇康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

區之意亦已疎矣

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廷問府主耕稼

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洙曰曹子建歸鳥起喬林翩翩厲羽翼陸

士衡願假歸鵲翼翻飛游江記

### 反照

反照開巫峽

趙曰開則開豁之義

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

洙曰魚復

縣名不盡白鹽孤朱曰白鹽山名荻岸如秋水趙曰荻花密布如秋水之翻波也松

門似畫圖蘇曰稽山景物奇秀王逸少云過松門如在畫圖中牛羊識童僕既夕應

傳呼

頤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朱曰謝靈運夕曛嵐氣侵牛羊歸徑險朱曰

詩牛羊下來北征賦日暝曉其將暮觀牛羊之下來烏雀聚枝深正枕當星劍收

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朱曰星劍劍上有星文也玉琴以玉

為琴徽也

向夕

畎畝孤城外趙曰畎遂溝洫田水之名也畎畝則畎之畝也江村亂水中深山催

短景喬木易高風蘇曰喬木易得高風巨海易得驚濤也○金曰古今詩話云如此二句予無暇說全篇



深美始不可模倣鶴下雲汀近雞栖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

始堪終朱曰嘯賦清

薄暮

江水最深地朱曰此指蜀江一本最深作長流山雲薄暮時寒花隱

亂草師曰寒花已非其時甫自比衰年也宿鳥擇朱曰一作探深枝趙曰史云鳥則擇

師曰鳥志在奮飛宿鳥已有棲息之地甫自比無飛騰之志者也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

悲人生不再好髮鬢髮白朱曰一作自成絲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修可曰烏尾當作烏尾始傳印之誤按後漢五行志桓帝時京

師重謠云曰城上烏尾畢浦蓋言處高利獨食不與黃雲高未

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師道曰訛以言驚動也動白水已揚波羗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換

馬夜出擁彫戈

蘇曰馬援夜出擊五屬軍換馬自備遂橫戈而出。趙曰將軍以藏人識之故換馬彫戈

見此卷  
彫戈注

### 日暮

牛羊下來夕

洙曰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

江山非故園石泉流暗壁草露滿秋根

洙曰一作滴秋原頭白

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洙曰世俗以燈花為報喜公流足異鄉觸事多感固無異於此也

###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

暫憶江東鱸

洙曰張翰憶鱸魚

兼懷雪下船

洙曰王子猷訪戴安道

蠻詞

犯星起重覺在天邊

洙曰重一作空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歎幾深

歸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聽林

飛洙曰樂府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夜

絕岸風威動洙曰蕪城賦蒹葭風威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

鳥夜深飛蘇曰王詠云深夜飛江鳥言鳥夜深飛無安栖處子美逢亂世漂轉因用此語獨坐親雄

劍哀歌嘆短衣洙曰哀歌嘆短衣事近審戚不及肝之嘆也以爲胡服則非煙塵繞闔

闔白首壯心違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洙曰顏延年起觀長漢中長爲萬里客有

媿百年身洙曰鮑明遠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蘇曰孔融中夜不寐翻覆生計無補於世有媿百年身後之名

故國風雲氣洙曰顏延年故國多喬木空城疑塞雲史記風雲天之落氣者也高堂

取羞於子條

戰伐塵胡雜負恩澤趙曰當時史朝義之亂未除而公與威亂階自祿山也嗟爾太

平人朱曰明皇嘗寵祿山坐於金雞障下肅宗以為言上曰胡有異相吾厭之。趙曰公追思而傷及昔為太平之人皆被此

禍也。師曰望北長言思君也雲從龍風從虎前君臣會聚子美家京城今客萬里之遠故望風雲之氣有所感傷也

### 中霄

西閣百尋餘朱曰西京賦巨獸百尋八尺曰尋中宵步綺疏朱曰天台賦璣日相見於

綺疏又詩六文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飛星過水白前曰暹古禾切落

月動沙虛擇木知幽鳥朱曰仲尼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詩鳥鳴嚶嚶出自幽谷潛

波想巨魚朱曰古詩潛思餘波漢書巨魚縱大壑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 不寐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星近樓

朱曰景陽詩翳翳結繁雲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朱曰一作愁

知愁則恐以多壘洙曰曲禮四郊多壘而尤弱矣洙曰曲禮四郊多壘滿山谷洙曰曲禮四郊多壘桃源無處洙曰曲禮四郊多壘求洙曰桃源見赤谷西崦人家詩注。趙曰以兵戈未息而多壘非若桃源可以避地而問桃源何處則以仙境難造也。

### 倦夜

竹涼侵卧内趙曰漢書引入卧内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

滴洙曰稀星乍有無洙曰明暗飛螢自照蘇曰王維詩其勢

常也水宿鳥相呼洙曰蜀都賦雲飛水宿江賦其羽族也千類

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又曰凡鳥朗鳴水宿之鳥多夜

叫。蘇曰江湜水鳥相呼言其共欲安居也因兒子過來請益逐

檢錄與之矣。余曰王直方詩話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

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萬事千戈裏空

悲清夜徂洙曰有感時之志而不見用於時故徒悲清夜。蘇曰古詩云良馬白日足壯士中夜心甫有成時之志

而不見用於時故徒悲清夜。蘇曰古詩云良馬白日足壯士中夜心甫有成時之志

夜

宋曰一云秋夜客舍

露下天高秋水清

宋曰江淹別賦露下地而騰文宋玉九辯云沈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暝而水

清靈運天高秋月明

空山獨夜旅魂驚

定功曰玉仲宣七哀詩獨夜不能寐疎燈自照

孤枕宿新月猶懸雙杵鳴

宋曰易繫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蘇曰李陵詩雙杵聲未斷

新月懸東陽

南菊再逢人卧病

宋曰菊一作國北書不至鴈無情

范彥龍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步蟾

宋曰一作警

倚杖看牛斗

宋曰當以步警為正上林賦云

步闌周流李善注曰步闌步廊也

銀漢遙應接鳳城

宋曰劉休玄落宿半遙城浮雲壽魯闕鮑明遠

倚杖牧雞犬○趙曰鳳城言長安也

###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

青女霜楓重

宋曰曉霜楓葉冊青女霜神名

黃牛峽水喧泥留虎蘭

月掛客愁村喬木澄稀影輕雲倚細板數聲驚聞雀噪  
暫睡想徭蹲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蘇曰漢元帝七月有塵埃大風自北來北斗為之昏天寒不成寢無夢寄歸魂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

趙曰擊柝以言警夜靜則除之

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

星河落曉山巴人常小梗

朱曰謂段子璋反也

蜀使動無還

趙曰吐蕃

未息所以蜀使輒無還

垂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

趙曰拍荊州也舊本作蠻非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

朱曰項籍間軍中皆楚歌

寒沙蒙薄霧落

月去清波

趙曰月落時離江已遠不復有影在水中

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

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

白帝曰神女賦求之至曉○趙曰白帝者白帝城也陽臺則宋玉

所謂陽臺之下是也

高峯寒上日疊嶺宿雲

蘇曰仇輝疊嶺雲長江激浪

地坼江帆隱

蘇曰樂廣曰地坼山摧固有天恐○趙曰地坼言江關也故江帆隱於其中耳天清木

葉聞荆扉對麋鹿共應爾為羣

夢

古詩二首

律詩二首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

洙曰宋鮑昭行路難吞聲嚙躑不敢言

生別常惻惻

洙曰蘇武詩淚為生

別茲歐陽建惻惻心中酸楚詞悲莫悲於生別離謝靈運惻惻廣陵散○蘇曰馬融不忍生別我惻惻

江南瘴癘

地

魯曰劉孝標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趙曰白坐永王

事下獄尋陽今之江州也屬江南東路

逐客無消息

魯曰李斯逐客故人人我愛



明我長相憶

他鄉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恐非一

竟路遠不可測

竟來楓林青

樹竟返關寒黑

今君在羅網

何以

有羽翼

永王事放逐

落月滿屋梁

若

疑照顏色

彦輔曰西清詩話云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贊

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其風貌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

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

見風采此与李

水深波浪闊

無使

蛟龍得

洙曰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

大夫曰吾嘗見祭甚善然為蛟龍所苦今若有惠可以禦其害

縛以五色絲此二物蛟龍所畏也

師曰蓋言南海風濤之險悲

淨雲終日行

師曰楚辭云日暮雲合

遊子久不至

詩曰古

蘇白曰游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苦歸常局促苦道

來不易江湖多風波秋多風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

首蘇曰諸葛松出門無佳還時復搔白首若負平生志蘇曰季常一囊囊粟庫拘束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鄭曰顛昨焦顛秦醉切○蘇曰

侯居宅門無外相與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孰云網恢恢蘇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將老身反累蘇曰稽昂吾將老矣反為牛尾累身千秋萬歲名寂寞

身後事朱曰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詩千秋萬歲名不如身後名

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郎會赦還陽復坐事下獄

###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蘇曰世說袁彦伯曰江山聊落居

兵道路或通或塞故偷生惟老病蘇曰世說袁彦伯曰江山聊落居

江山氣象日日蕭索

三朝雨急青楓暮

趙曰言南下之景蓋楚地多楓也見楚詞

雲深黑水

遙

珠曰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也

白班彪雲黃龍黑水在蜀杜之間去長安為近

青城○趙曰言懷望長安也黑水在蜀杜之間去長安為近

趙曰楚岸多青楓甫客居荆楚懷想故鄉情尚遙歸未得故云雲深黑水遙

得不用楚辭招

珠曰宋玉哀屈原憂愁山澤薳飛散其命將落故作招薳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

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于君冀其覺悟而還之也○趙曰一作夢薳歸未得未當言歸亦得與下句方有分付宋玉哀屈原憂愁內

澤之間薳飛散作招薳之辭以招之公今正以為方藉夢薳而歸故鄉更不須相招

###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

趙曰言二月昏睡不足獨只是春夜

短睡不足而乃分晝之半以眠耳

桃花氣暖眼自醉

蘇曰一作桃花薰人眼欲醉呂安行鏡湖

岸上桃花爛熳謂王恂曰醺得眼醉殷紅泛眩工拙詩云惱殺未歸客桃花薰眼醉云○趙曰觀桃花在暖日中垂灼人眼已是醉

春渚日落夢相牽

趙曰春渚繞日晚夢已相牽挽不自由矣

故鄉門巷荆

棘底

趙曰不歸之久而生荆棘矣

中原君臣豺虎邊

殊曰見人少豺虎多注○趙曰

言盜賊也王象安得務農息戰關  
詩盜賊如豺狼普天無吏橫索錢  
殊曰時多橫賦暴斂也○趙曰橫去聲吏乘軍須之勢又至於暴橫求索其為可傷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三